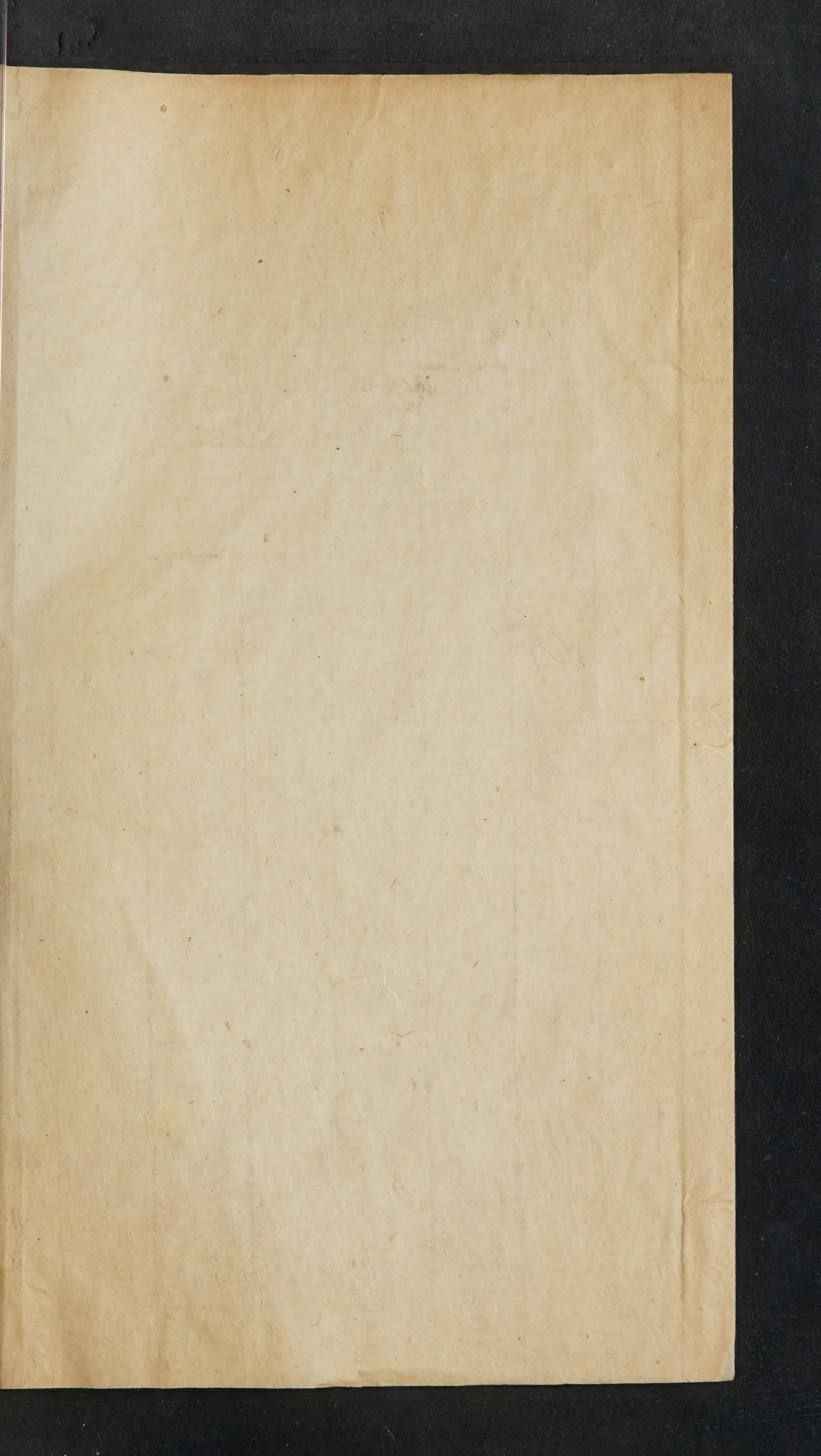




明文奇賞卷之二十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書

上徐少湖翁師救荒愚見　楊繼盛

某以言得罪宜絕口不言天下之事但聞窮民病苦之狀若割心肺日夜憂思至廢寢食故有欲默而不容忍者而夫子抱能受言之量居能行言之位而某極荷相知又有可言之機寧容隱乎謹陳救荒愚見伏請尊裁城中餓殍亥亡滿道人人驚惶似非太平景象夫京師之民各有身役常業何以頓至于亥而所亥者皆外郡

就食之人也葢緣各處司民牧者無救荒之策之心。而京師有捨米捨飯減價賣米之惠故皆聞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實惠故每凍餓以至於死是以京師爲溝壑誘外郡之民而塡之也救荒自有均平普徧之政何必煦煦然爲此小惠誘民以至于死乎莫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急賑濟然後出給告示諭以本處賑濟之故使各歸鄉里又將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爲回家盤費之資則窮民有鄉井飽食之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慘矣連年豐稔止有此歲之饑一郡之粟自足以供一郡之食特在上者區處之無其道耳官

倉之粟可賑濟也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責令減價糶也蓋官倉除備邊急緊不可動支外其餘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易新似爲兩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以邀重利故米價至于騰踊合依少定價裁抑之又當以禮奬勸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減窮民自返故鄉矣窮民旣無處辦米或賣產傭工止可得錢乃今分爲等類定爲價數則錢法紛亂而民益告病矣夫錢法之行也或朝貴而暮賤或此處用而彼處不用若有神以使之雖市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可以官法定

勿干權宜之中寓經久之策

之乎爲今之計當爲權宜之術不分等類不問大小俱責令折筭通行其價數之多寡任從民便官府不得而與焉則錢法可通而商民俱便矣米價騰踴日甚一日今定爲官價似爲裁抑之術然在京師則有所不能行者蓋各鋪戶之米俱貴價糴買非若外郡富家田內自獲然今定爲輕價彼豈肯折本糶賣且各處販米者一聞價輕孰肯再來外米不肯來內米不肯糶不知其將來至於何如也如定米價亦俟春間販米至者多然後議之北地既荒全賴南米之來使河道沮滯則來者延遲恐緩不濟事賊盜甚多或搶掠一船則後者聞風孰

肯再來今宜行令各河道官使開河之時先放米船行一遇壅塞則遣官夫拽運一若轉運官糧然則米正月終可到矣又行令各處地方官使嚴加巡捕防守護送則販者無失米之憂所來者必多矣南米來者既多又憂米價之不減乎盜生於貧雖勢所必至然荒年而至于盜起斯亦可憂矣聞各處撫按分付各屬官令其暫寬治盜之法其意懼生變也以故各官於賊盜之獲俱姑息寬縱之此端一開爲盜者衆貧者日至放肆富者日不安生是民之爲盜雖起于年凶亦上之人有以教之耳夫濟荒自有長策未聞教民爲盜以救之也况漸

不可長民不可逞恐提防一撤紀綱遂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宜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使遇賊盜仍治之如法則禁盜乃所以止盜而止盜正乃所以救荒也

與繼津兄書

承問足見兄爲國之忠樂善之誠弟不當阻抑之以隳其向上之志但愚衷有見其不便者數條請上陳之備採納焉此事部中允行而人皆避事蓋難其人而兄獨勇任任之則爲衆悅服今本部旣束高閣而兄欲强行堂官惡之同僚忌之此不便一也兄爲拯援小弟之故讐家欲害而無由乃今自尋事幹是自居受害之淵

藪此不便二也弟訪問宣大將官俱云地方狼狽已極兵馬必難整飭所謂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兄欲任之萬無成功之理昨何道長慨然有開海運之請一無成功人皆笑之此不便三也到彼處行事凡有謀爲又先題請兄自恃當道者果欣而允之乎抑或故沮其所爲乎此不便四也許公之請必欲其兵駐劄陽和城兄無兵馬之寄一遇有警軍將各守信地遺一空城虜或逼圍將何以爲保身家之策此不便五也整飭兵馬責任甚重萬一失事其責當與將領督撫等兄自恃其當道者肯恕兄乎抑必加重于兄乎此不便六也細觀許多之疏

如此說來未了事何人爲公補

蓋恐一時失事兵部參劾故扯兵部官在內將欲謝擔于兵部衙門且又云責令容彼提調則若彼之屬官者勢機在彼持握豈得自專行事無事之日受彼提制有事之日替彼頂缸成功難必禍害預知此不便七也夫識時勢者在俊傑此等時勢兄識之久矣而必欲爲此者蓋一念爲國之誠故利害有所不暇顧耳然欲幹天下之事當思其如何下手如何收煞事成如何結果不成落何名目衆生雖不計必竟果不徒衆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弟非阻兄忠貞之爲若損友者蓋眞見事必不可成故耳況此時兄十分小心廻避猶恐禍及何乃

自投禍機乎情出迫切不覺涕泣之道直述其事詞意
不倫幸惟情亮

又

仰讀手教足見兄以天下為己任敬羡敬羡宣大係天
下安危弟豈不知使弟在部必為兄之所為者乃阻抑
若此者何益以兄處最嫌疑之地耳况老賊報復害人
之巧入于至神者乎此弟之所甚慮而知己溺愛迫切
之情如何能已此事在他人為之如何不可而在兄為
之則甚不可况才尚有大展時節此時且斂鋒蓄鋭俟
時可為則轟烈一場勿徒求盡其心而不計事之成否

公之所愛其身以有爲也

皆知致身爲忠不知爲天下愛其身尤爲忠之大者請光更思

乞誅奸險巧佞賊臣疏　楊繼盛

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胡虜者犬羊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胡虜之先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爲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　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

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 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面禀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諉罪於人雖有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謝嵩矣蓋惟知事權出于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 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

即用此徹中公

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　皇上令嵩票本盖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　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　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　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于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　皇上之恩以市巳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巳之威所以羣臣感嵩　惠甚於感

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　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于嵩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　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此竊　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慎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已之善而歸之于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于　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　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于已也及今則

臣英明独断故力陳其攬權似未有不怒嵩者楊公不可謂諫[illegible]

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爲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朴参守備許實等失事

見李徐二相皆無縣[illegible]

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何如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　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　旨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　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慣庸鄙奔走嵩門下爲嵩心腹感嵩之恩畏嵩之威倉皇落鬼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旣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己之權百官

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謡又曰北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葢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以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爲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冐功于兩廣故先布置伊表侄歐陽必進爲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爲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黄如桂爲廣東廵按朋奸比黨朦朧湊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冐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冐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

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具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參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偏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則嵩積威足以鉗天

下之口可知矣此冐　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爲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胡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　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胡虜聞知豈敢輕犯　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冐咎丹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時甞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于嵩甞自嘆以爲養虎遺患後又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迹以眩　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

以相反者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胡虜犯京深入失道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于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敗　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　皇上詰問汝夔求救

于嵩嵩又曰雖是挐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爲嵩主張特 皇上不知之耳此誤 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 皇上供事內庭之用

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遍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皇上旣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曲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 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

亦風餘韻
更爲可哂

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
權皆撓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
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
亦通不以報效　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爲事將
官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
而邊方爲甚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不濫取于百姓所
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
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　皇
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　皇
上德澤之深　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

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　朝風俗淳厚近古罕儷逆瑾用事始爲少變　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爲輔臣諂諛以欺乎　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慇懃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踈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汚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

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侍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于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欬歔之聲遊觀燕樂之爲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

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悦　皇上之心　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盡合　聖意盖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　進呈本内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即先有術以爲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擴拾其故是　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既内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厰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

令子世蕃將厰衛官籠絡强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旣與
之結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奸惡
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
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
掩飾之計耳　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
便可見矣是　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奸三
也厰衛旣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
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
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刻考選之時
又擇熟慣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有忠鯁節義

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眞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臚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　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負于　皇上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部官

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拔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爲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遞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 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眞可爲流涕者也是 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固從臾不足恠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 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

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怏終日凡事惟聽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所劫然於　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爲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恠以　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于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此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　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　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匪顧恐百萬蒼生之塗炭乎况邇來疑　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

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
方幸復今職　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
再生之身以報　皇上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
伏望　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羣臣于嵩畏威懷恩
固不必問也　皇上或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
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
以正　國法輕則　諭以致仕歸家以全　國體則內
賊既去外賊何憂其不除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
內賊者則　皇上之事臣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

序

苑洛先生志樂序　　楊繼盛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然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金德之微風俗之敝恒必由之良可悲夫然律呂與天地相爲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于其既晦也天忍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先生自做秀才時便抱古樂散亡之憂當其歲試藩司聞諸督學虎谷王公云律呂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

既出于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省悟退而博極羣書凡涉于樂者無不參考其好之之專雖發疽尋愈不知也既而得其說矣於是有直解之著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脫悟於載籍之舊或神會于心得之精或見是於羣非之中若天有以啟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有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鍾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

圓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鍾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鍾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闈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於是矣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爲是書感通所致覩仰秣出

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敘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先生所由生太和在弘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由始太和在嘉靖宇宙間故是書所由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爲益大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爲阿私也哉噫盛不敏雖學之而

未能也講求之責深有望於同志君子云

集張節婦冊葉詩文序

成天下之事功易立天下之節義難語節義之難者又莫難於婦人之所守夫人固多事功懋峻赫炫照燿一世者然或出於遭際湊合矯激騁術以濟其所為斯固遇之至順凡有中人之才者皆可能之裕如也至于當天下之至變而能氣如雷霆立如山岳雖窘辱頓挫生死利害交於前而不可少動則非見足以定守足以確力量足以擔當負荷者鮮不仆矣然又出於一時義氣激發所致初無係於持久操守之難使歷之以終身又

未知不變否也惟夫婦人之守節則撫而幼孤振而先業陰柔之身百責所萃其負荷之難如此內無所籍外無所資煢然獨立狼狽無依其植立之難如此斯須檢點之或疎則羣議紛然而起凜凜焉戒愼避嫌之心自少至老一時不敢少懈則必有聖人之資聖學之功者始足以守之而不渝其操存之難又如此則視丈夫之成事功立節義者難易何如也是婦人之所守不爲天下之至難者歟睎洮張婦王氏之守節其艱苦萬狀雖不可以盡述然觀諸張子免溪之狀王子渼波之傳許子少華之表則其負荷其植立其操存又不爲婦人守

多少不平之氣非爲汝子而發

節中之至難至難者歟其上而　朝廷旌表之下而諸君子歌詠歎賞之固足以彰激勸風俗之典亦足以見良心不死之機矣然節義在婦人者郡縣俱有之而節義在丈夫者天下固不多見節義之難者婦人盡之無少歉而節義之易者丈夫固反虧之豈非光岳氣分天地山川精粹之氣不萃於男子而盡萃於婦人之身乎無亦　朝廷於忠義者之不獎奸佞者之不誅此天下之所以無懼而勸也乎噫古人之節義少損者後之功業足以贖之今之人不惟節義之掃地又足以壞天下之事古人之同於婦人者已爲可恥今之人其所爲所

行反婦人之不如予於此重爲感且媿矣諸君子其毋徒歌詠婦人也乎。

雜著

介軒說　　楊繼盛

介安從生生於吾心之義義又安從始始於在天之利是故本諸心而原諸天非由外鑠者也夫人之所以植綱常弘德業參天地匹聖賢皆賴此以爲之質幹是可苟焉已乎必剛與廉二者合而介始成矣然乖愎以忤物則似介之剛而非剛矯情以駭俗則似介之廉而非廉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而世之號爲介者不求其合于天而求其合於人不求諸吾心而求聲音笑貌之末故能介于外者或不能介于內能介於始者或不能介

于終則是介非介不過欺世之機械要寵之筌蹄耳其害介也不旣深乎觀李封君之介自心而身而家而鄉其介之操同自少而壯而老其介之操又同夫固合內外始終而一之者謂之天下之至介非歟則以之名軒也固宜論者猶以二君之介不及於天下惜之然述之者有司寇禹江則天下之頌其介也固有待矣噫不苟和之謂介然介而不和者偏也不苟取之謂介苟有意取名焉雖非貨利亦謂之取矣敢以是足介說之義

記開煤山

臨洮八十里鎭林峽有煤山二區焉一在峽之西一在

有敘事

地竺寺前先是開者數爲番民所阻有司至不能制予
以諫開馬市謫官狄道尋欲開之而不敢專也會庠生
張子汝言白於府縣允之委府相陳言往董其事乃番
民阻之又如昔予遂偕揮使李子節門人李維芳陳恂
宋誥親往治之至則先懾之以威次惠之以賞由是媒
利以開番民遂服予不喜媒利之開而喜番民之服也
遂記之

嬖下擊奸
大上誅媚

祭文

祭易州楊五文　楊繼盛

嗚呼論友於三代之上當取諸縉紳休釆之列論友于三代之下當求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間葢君子小人之迭爲隱見每隨時勢之盛衰而正人君子之相與惟取其義氣孚固要不當必以區區之勢位拘也自予登第除南銓始識西泉於賓客中然猶以爲特器達磊落人耳及予以諫阻馬市被謫遠謫雖骨肉至親亦惡其後于家而拙於官樂其敗而幸其不歸也西泉乃慰嘉禮送之意反殷於初則其相與之情已出尋常萬萬

去年夏予以狂直排姦被杖繫獄其際誠危矣平昔指天論心者懼禍之及已則遠絶之不暇同時交遊者疾名之勝已則非毀之惟恐其不足而素以義氣著聞豪傑自負者恨言之侵已且售計投石要功洩憤於權奸之門其孰與我乎西泉乃三視獄中通問不絶其傍徨拯恤之意反殷殷於初雖齷齪庸賴輩惕以重禍不恤也則與人交遊之善視世之以勢位相與者其情之厚薄爲何如哉西泉之行誼在鄉曲聞望在遐邇固難以盡述然即此一節則其立心制行當於三代以上人物中求之矣視世之縉紳貴顯隨時異情者其人之賢不肖

為何如哉二月初載携乃郎慇懃視問握手交語傾倒
肺肝相别無幾幾訃音頓至噫不棄我於患難如西泉者
幾人而又奪之俾孤我於患難之中嗚呼痛哉西泉之
正人君子使見用於世必能糾合善類不相背負可以
同心共道克濟時艱縱厄於無位使假之以年必能表
勵鄉邑寬鄙敦薄其挽時俗而躋之三代之上可幾也
乃竟突然而逝老天何戕害人之酷如是耶世之生理
已絶宜速亾而倖免何限乃濫及正人君子如西泉者
老天何福善禍淫之不公如是耶毋乃西泉命嗇適遭
或然之數爾耶抑西泉古直不善媚天爾耶凡此數者

皆不可曉狂直粗性甚爲不平恨欲飛步太虛親問老天妖果錯謬乞使生還吏弊宜速妖而俾免者代之庶可爲作善作惡者勸且警也嗚呼哀哉尚饗

書尚父大
伏責嚴相
獨見

疏

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征虜大策疏　沈鍊

臣觀昨歲逆虜犯順得利而歸邇又陽言入貢陰懷故智致屢　皇上宵旰之憂奮揚神武張皇六師必欲乘時以興非伐此固天地神人之所共憤文武羣臣之所願戮力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廟算方今廟算必先爲天下除奸邪而激忠義則虜賊不足平矣伏讀　聖諭有能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欽此臣至今思割肝膽竭股肱以效其至愚臣誠憤懣誓不與此賊俱生切見輔臣嚴嵩受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

愚鄙之心頑于鉄石當此之時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賢豪咨諏方畧以爲治國安邊之策惟與伊子世番日夜圖惟不過爲自全之計人有欲爲忠謀奇計者恐其勝我也多方以阻之人有欲貢諛言諂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揣摩之術利於錐刀而不用之以經國狐媚之態病于夏畦而不用之以親賢納賄以鬻官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過而不能回開筵以結士夫也用市虛文則外恩其顯而不能止原其所以納賄者以爲旣得其財而又可以制其心旣得其心又可以資其力此其爲身謀善矣其如國家之事何哉邊將非多

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彼曷肯奮身却敵以錢而買死守
臣非累通書幣不可以致譽彼曷肯忘己愛民以私而
爲公乃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日矣　朝廷賞
一人則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曰由我而罰之也
于是人人皆思所以計嵩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有
朝廷之恩威矣臣非不能指其細姑舉其罪之大者有
十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陲之釁罪之一也受諸王餽遺
令宗藩失職罪之二也攬吏部之權奸贓狼籍至于驛
丞小吏亦無所遺官常不立風紀大壞罪之三也索撫
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絡繹其門以致有司聚斂而百姓

本無秦檜 [illegible]不來

之財日削教化不行罪之四也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罪之五也蝨賢嫉能中傷善類一忤其意必擠之死地而後已使人爲國之心頊然消沮罪之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斂怨天下罪之七也日月搬移財貨騷動道路民窮財盡 國之元氣大虧罪之八也爲內閣乆而奸貪日甚無一善狀罪之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以舒君父之憂罪之十也故今虜寇之來者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又况重之以一罪乎吏部尚書夏邦謨名爲公室之臣實爲私門之吏大事而白嚴嵩而後敢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三公但參謀議豈可以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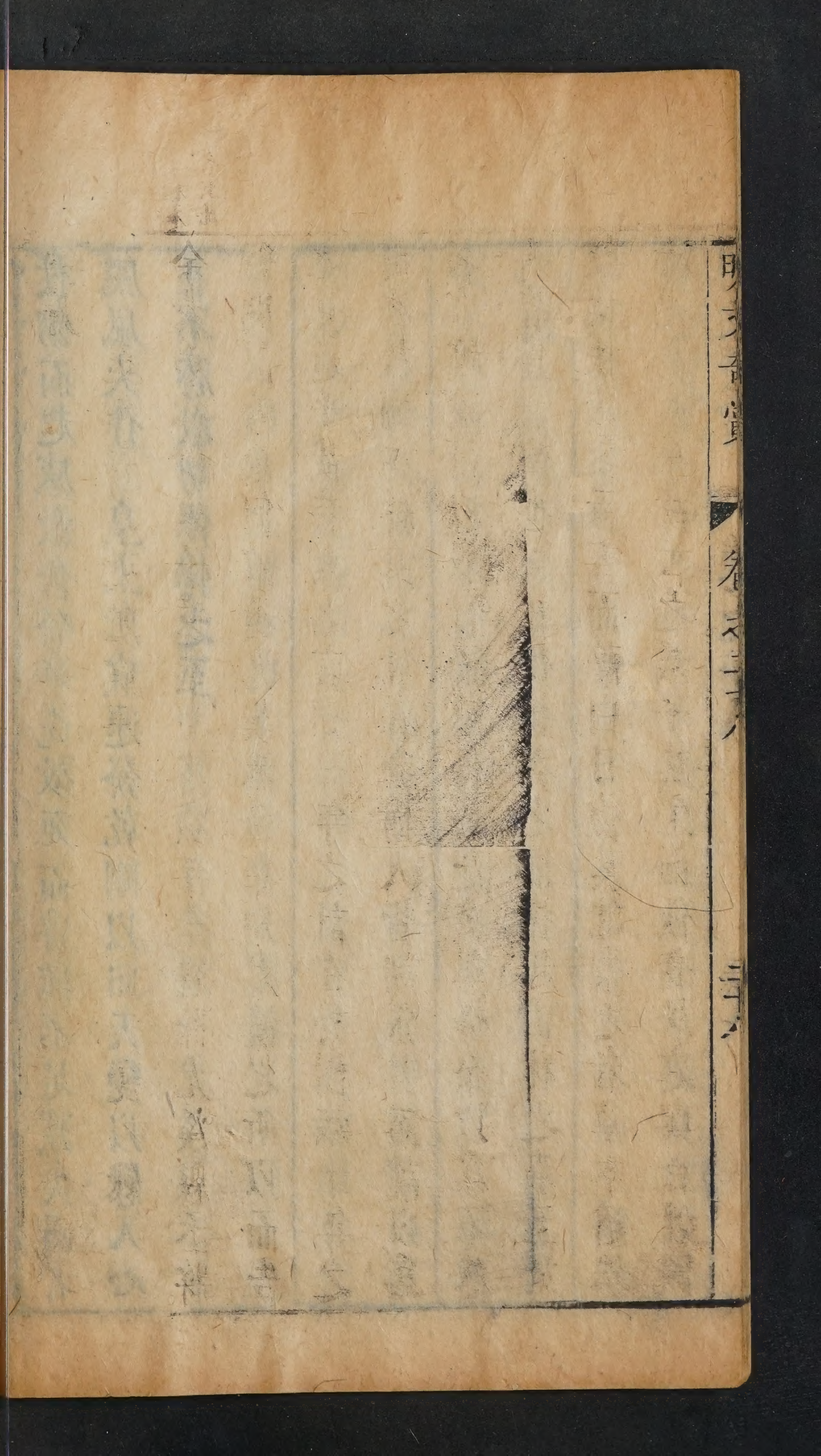
而干預六卿之政邪爲邪謨者少有骨鯁之風昌言執法彼不能不回面而改行籍能陰措其手不過解官而去耳惟其計利之心一動則患失之謀百出始也因賄而得官既也因官而得賄勢利堅于膠漆道義薄于秋雲妾婦之道至工丈夫之心已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官吏之言曰內閣吏部要錢吾黨守清無益于事內外遠近相視成風廉耻不行盜賊蜂起今之考察將以進廉退貪不除此三人者雖日去贓墨之吏無庸也身爲汚辱之吏而曰我將進賢退不肖也吾誰欺欺天乎使內閣吏部盡忠則六卿盡職矣又何異于丁汝

夔之失事乎乃今日之事未艾也猶聞有阻非伐以爲不可者然虜賊之稱貢也許亦來不許亦來而 朝廷之出兵也來亦伐不來亦伐善用兵者可以守亦可以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則亦不能守矣今能阻 朝廷之非伐能保虜寇之不南侵乎但整兵列陣俟隙而後動以保萬全之勝則存乎將帥之能耳今之欲阻非伐者其心曰事成則歸功于將帥事失則歸罪于輔臣此所以倡爲不可戰之說于其間其爲欺 君誤國之罪又大矣伏乞 皇上勑下廷臣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而誅應斥而斥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

仗劒而起感激奮發爭先效死而虜猶不足滅矣𤼵者

飈風大作　皇上所宜速發乾剛以回天變以慰人心

臣不勝激切惓惓之至



[illegible]貪只此一法

序

送朱縣丞赴尤溪序　　沈鍊

余表弟北橋朱子候選曹者數年今得除尤溪縣丞將行問計於余何以丞尤溪者余詎知尤溪之所以而告之其道乎哉昔人之言曰一年之計在於樹穀十年之計在於樹木終身之計在於樹人皆詡張其辭說以爲名言讜論可以服行而有餘播流於無極余以爲不然、、、、、、、人皆貴自樹也夫托根榛莽之間振起山林之表至於枝葉扶疎參青霄而蔽白日物莫能禦之者草木猶然而況於人乎故古之君子其生而飲食居處與百姓同

及其久也德澤加於海內功名流於千載豈其夙所稟受若是哉其所以自樹於己者異也能自樹而後可以樹人不能自樹者人將仆之矣如之何其樹人也哉夫自布衣起家而爲丞華衣束帶矜莊堂序之上百里之民翕然而望之此其可立必非祿祿者矣余知子之必不以其丞自足也則固不以官府爲營家之資而汲汲於妻子者國家張設官師以其赤子而付之撫摩之而人固惟其妻孥之是恤此其於中心忍乎哉然後上賤而下慢之矣上賤而下慢之則仆之者至矣然則非人仆之自仆之也君子固懼夫人之賤且慢乎我也而自

尊且貴之自尊且貴之者則莫如不以家自營而盡其心於民事拒絕苞苴之門而垂意於鞭笞之際上下之人莫不凜然重之矣然後德澤流而功名章雖欲以丞自足豈可得乎此其爲營家之道固有大於彼者故能自樹則抱關之徒榮於柱國不能自樹則公卿之貴不如匹夫朱子少窮經能達於世務者必以余言爲可服也

即椒山起手法

此疏頗鍊辭故建帝二字不暇背

疏

天恩未報願獻微忠疏　郭希顏

臣退伏畎畝生未報　恩死何瞑目今天下談士皆稱南倭北虜為中國憂臣竊以帝王欲安天下有緩急若孔子所謂不在顓臾者是已明內之尤急也臣往歲恭讀　聖諭欲建帝立儲者道路相傳以立儲賀臣變曰立儲難　皇上誠欲立儲則重臣有可與計者如猶未也莫若安儲臣願陳忠之日久矣以為說從則兩存俱利臣之大榮也說不從則出位死罪臣之大懼也乃聞歲星變地震繼又大殿災皆天垂仁愛之象謬意在廷

或有出死力為　皇上計此迄無一二調護者臣欲避死終不言每思　主恩感泣忽然忘生又臣嘗疏罷監國後有謗者必追咎及臣則是不言亦死為負國言之雖死為報國臣寧一言報　陛下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者君相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也三者安儲之急務也何謂釋疑臣觀自古蒙無故之議者仁君不及全其臣履危疑之地者慈父不能庇其子今　皇上至愛莫如　二王至重莫如元輔其初固何嫌何疑也蓋自言者倡為　二王面陳

嚴嵩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則何暇善後然尚可諉也由差遠也　二王疑而不自安則誰與承祧此可大慮也由最近也　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輔以益加忠謹使知王初無他也不必疑於王諭二王以毋忘恭敬使知嵩終無他也不必疑於嵩夫然後　王心無所惶惑而師保是依大臣無所忌避而臣贊愈力臣故曰釋疑而君相相信是爲至和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所分封臣聞神龍離淵人易狎之美玉出匱人或伺之如此乎外防也　二王親則　皇帝之子也貴則　國本之寄也顧同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

預設則讒隙所由萌昔三代之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
寧宇以衛邦國而況於親子乎是故幼而暱就膝下者
自以篤恩也長而出就藩封者所以疆本也今親藩遠
離禁闥臣仰窺　聖慈爲王繾綣但宮府不宜久虛山
川若已預待　王誠能慕叔齊之風高子臧之節大臣
畫計　聖明早斷及時　勑王就國周其衛翼殊其寵
數於制於情似爲兩盡臣故曰分封而兄弟相保是爲
至福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總攬臣惟父子之愛
天性　皇上之子幾何恒情體子者未有不身任其艱
大而欲子安於無事也不觀之今時何時乎四郊多壘

此段亦大擬議

一日萬幾天意人心莫不願 大聖人萬年垂拱者誠以南面事權非 皇上神謨獨運太平未可反掌而收也若曰儲宮臣知天序所屬堯舜不能以揖讓 聖愛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即京府獨處尤宜親就儒賢涵養冲質討論往古得失相切劘於仁孝之道而一毫外務不得與聞況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 君父又非倦勤之年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顯 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而議建立似無不可者臣故曰總攬而父子相體是為至治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內外各守屏翰彼此永無猜妨宮中門省之險不時而進麾下富

貴之想奚自而生大之而傳世享國與天齊久次之而全終股肱與國咸休至治昭而夷狄自賓至和感而天地自位至福備而　宗社自延此安儲之上計而今日之先急也每嘆古者忠臣不退耕而忘君烈士不避僇以直諫臣嘗得罪輔臣只知　天恩莫報輒憤激推心且先國者不恤其私愛君者必及其後知而坐視非忠圖之不早非智是故在庭不言在野不容不言惟　聖明仰慰　祖宗九天之望深思　聖母一脉之託察臣愚始終為　王之無他赦草莽言計自臣始則士豈有不嚮風刎首爭效　闕下者哉

序

都門別玉泉陳先生序　　余文獻

予睹北地李先生曰　憲皇帝朝士人善依放六朝在南都爲甚睹其論可異焉然徐廸功陳拘虛今玉泉陳先生諸名家所屬皆敦致本始非古國風意哉此又何以稱焉大都士披匠比綠耶薄步吏治不爲省古謂文章者寔靡切世務要必有取豈欵言巳哉上明盛時乃一切靡靡不當世用其謂何語曰雖有雕牖不療枵飢信哉李先生之意有所指云廸功拘虛靡可得詳予自甲辰入西署得見陳先生宛葉間所著人多傳之予不

爲論論其行事著廟廊者始陳先生蒞四川部時因有市女婢歸之里閈婢母家闞其業行訴殺其女因誣服將庾死先生躡尋之皆無在令吏人抱令甲與廷中評爭往數四面發亦不得已卒得直其寃時四明聞公爲司寇曰陳大夫獄當大夫剛明者故陳先生爲郎不爲奇請它比類此居郎署四五年時時搜致百氏亦時有所著皆流涕之意云前陸大夫往備灞先生爲之論次今昔盜賊之起不即烏合時解散後煩費苦矣稱引歷代興壞所由其驗鏡可覩也見者謂承平時不宜有此言嗟乎詞人飾華視百姓爲髦梗背隱憂邦顧詡天下

事至此哉無即宅論今東方曹濮間事不大章明較著哉天厚社稷令即解散假令未即解散今虜不孩求貢意叵測萬一輼轒突至雲中西北諸饟道安所取給哉嗟乎此豈不靡切石畫當實用者哉與六朝靡靡款言同乎故省中執所睹聽輒曰陳先生陳先生陳先生今出憲江藩矣江南雖比歲大祲民微重重爲邪不當有東方警郡縣亦時時有米鹽訴告可立決亦無令圜土因微睃狀陳先生又劘切龕濟甚當徃今取所闢策爲齊民覆露之殆所謂岳立虎躍者可勝道哉屬者陳先生南宫較藝出偶過予論曰今律文有在外從按察司

具奏即如此則院司之臣比肩事上者今磬折如諸生時何乃故也時體何起自予未對

壽蕭先生序

大江以南豫章爲一都會豫章南則爲吉爲袁爲臨臨在袁吉閒非通都大會民土著不習機利乾沒人其民老且敦愿無他腸往年居鄉閒長老談臨俗有蕭先生者幼即孤不省其父狀爲何顧時時問諸鄉父老曰吾父狀爲何即答曰某近似即喜不者輒請不起食鄉人憐之爭爲指擬彷彿其父狀肖成鄉人曰大肖而翁先生即置中堂上出入伏請後行鄰有龔先生日即無論

是與人行事

其肖不肖人情終日唼唼語肺腸即反面懻不相識乃
翁沒數十年顧求若狀乎誰爲此故里閈皆稱蕭先生
爲孝友人先生後搜致百家暨齊民諸術皆得其雋永
人勸其仕輒曰仕進難即致通顯章表亦時時用機利
學俯仰毋苦我乃即鳳山下爲隱居後見道路人病又
置宜旅館憇道路人道路人即弗病今少傅嚴公爲之
論著其事事俱見記中客聞之嘆曰若非道路人哉今
士受天子簡書握金符膺專城視道傷殣相屬曰是道
路人固當乃田野人視道路人云然如頃歲大祲江浙
旱楚旱吳旱淮南又旱得公等數十人布天下豈令我

皇上憂旱哉少傳公所論著有味哉有味哉故人皆知
蕭先生爭爲之問體貌豐瘠年幾何其子若孫爲何歲
甲辰臨蕭汝薦氏舉進士郎舍鄉人時過論汝薦坐終
日口不道訶祖下掖破葉葉補劈積見人持剌紙來額
籖寸赭赤即不懌曰士靡則誣國靡則遁務華去根者
也愚期期知其不可客曰君安得此長者之言曰大公
嘗以是教我大父即蕭先生先生今年七十矣配某儒
人亦七十一里人咸欲壽之文獻曰蕭先生長者也大
雅盤之於身施而不得所藏百家蘊皆可著廟堂皆絕
口不談顧其中愚若宪竟之矣彼固長者也語曰寧爲

砥石毋爲蘭膏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何豈能及李

書

報張範中　　宗臣

客冬維揖湖干則劉生芊然奉書還報兼之佳梓三種辱之時追霜雪日夜走遂未有以復茲宜復書中所采當時諸大貴人語意旨甚厚嗟乎僕何人哉足下乃以爲可語則亦不敢鑰口僭布區區夫聖人未嘗顓精文章之學而六經炳蔚萬世共嗟左馬曹劉李杜者流相繼飈起即難較聖文後之言文者亟稱道之也千載榛蕪李何再闢俾海內學士大夫重覩古昔譬則鳳麟在郊羣心快之且鳳麟之爲天下瑞也求其耕疇而駕遠

也則謝牛馬而世卒不屈鳳麟於其下者以其文也以
其文非以其用也而世之論文者乃責其亡用於世則（此句亦非）
何以責鳳麟乎謂鳳麟之文而亡用可也謂鳳麟之文
而亡用而不及牛馬也即婦人孺子而笑之文選者鳳
麟之迹也而鄙之以爲不足讀是謂鳳麟之不能耕駕
而鄙之者也非忌則愚李何之則古以綴文是李何之
所以爲天下重也而乃詆其奔走奴僕之不暇然則進
黄虞姬孔而談仁義道德者亦將爲奔走奴僕乎甚哉
諸貴人之言之疵也諸貴人亦豈能必是物遂見棄於
世乎適足取笑而自黯耳聊取足下所教我爲以復足

下足下其亟釋然於鄙人之言毋爲諸貴人所惑而且以惑人也有便再托報音

報劉一丈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卽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殷卽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且今世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拒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卽門者持刺入而主者

[illegible][illegible]又怒[illegible]

又不即出見立廄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裾即饑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即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為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强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廄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內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

要做真君子只是知命一字

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士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閒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哉以此常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爾矣長者聞此得無厭其爲迂乎鄉園多故不能不動客

子之愁至於長者之抱才而困則又令我惓然有感天之與先生者甚厚亡論長者不欲輕棄之即天意亦不欲長者之輕棄之也幸寧心哉

報徐子與

累奉遠牘知足下之爲閫慮至深也前使者以軍書至僕即進言督府即傳檄汀兵還汀矣督府雖罷遣歸猶欲立之帥長亡事則農有警即舍未而刃僕因極言汀不可一日亡兵兵餉復匱乃云非即欲餉之姑羈之耳且言二千不善爲理也足下其竟如何哉武平報山寇復起信有之則汀何待焉吾輩旣不能長驅中原飲馬

河洛乃使持戈負矢周旋羣醜羞談之矣海寇大都多華人華人狡善詒夷福清之陷也蓋華人先其夷於睥睨間守睥睨者覘其夷也遂驚而遁既陷華人乃又先之詒夷以獄此帑藏也夷遂呼其類數千人闖門以入見其纍纍然繫者以爲守帑卒也詰帑金何在不得則縛而刃之乃華人已羣入藏中負其數萬金走矣夷窮亡獲遂環山而掠即敗絮腐糈亦喜而內之橐中人言此何窶而貪也不知華人負之矣及其敗也其俘咸夷華無一夫被創者華人亡論負其國乃又負夷今且多持其金驕其妻子沽酒啖肉嬉遊閭巷矣此何稱編氓哉

爲今之策先策華人夷可不策而定不爾者亂無已時也而策華人即僕亦罔知策所從出足下謂勿詰其漁商者誠是也但今之漁商者有司何能詰之詰亦亂不詰亦亂其意以爲漁商者猶勞且費也不漁不商不勞不費持大刀走數十里便可得黃金數斤狎美婦人數十揚揚而去我兵畏睨豈不愉快得意哉此華人之心即蘇張復出不能移易之矣而欲一有司召號之復固知其難也假使諸葛司馬諸君復出不知亦作何狀足下所使代謁督府者僕命之察之羣屬咸無一人至者惟足下裁之吳生何詩寄我一讀

若客兵鬆行可以規不募者

請議酋長已挐要領免不能制之此記良

記

七月西征記　宗臣

戊午五月海寇既平於是悉罷諸所入戍者先是粵兵三千以丁巳十月徵至戍省中督府至亟下釆金牛酒勞之巳而寇至檄其往不往也匿之民間而督府既巳檄閩兵勦賊歸矣於是粵兵慚會其酋長以千金爲其二子取婦欲去遂日夜請之督府督府業巳厭之請上罷去而檄予督之西時七月六日也故事召兵餉金咸須之酋長酋長輒匿其半而半給之以故任其掠不問予於是召其酋長跽之庭誡之曰而提三千人食我

自陳不敢矣

四萬未聞其逐一賊也若後匿羣酋金任其掠者吾且縛而予金婦致之闕下於是酋長大懼出則嚴戢其羣毋掠予至延平聞其不掠也輒又厚遺其酋長牛酒是時汀守徐君使使來問粤兵狀予報以尺牘其詞曰歸自建安則有護軍之檄矣其人咸虎而戟日夜繩之僅不掠塗然亦其塗之人徙其雞犬孥孺而內之他所故免足下幸傳檄塗居者毋縱雞犬不收毋不能一時去其孥孺以爲護軍使者憂也再二日至將樂羣酋之至也咸舟至將樂則陸是時秋炎羣酋畏炎不日馳而夜馳予與之共馳輿不雞鳴不停也蓋十日而至石牛石

牛去汀百里其地故有塾云塾師聞羣酋至輒匿之山中而獨留其學子而髫者守笥酋覘其笥不知其書笥也持刃劈之見其爲書則又碎其書於是學子頓足而泣亡何酋又網其池魚學子者業不知畏酋也既已忿已又闞其網魚輒大呼曰客兵作賊因裂其網投之於是酋大怒即手縛之而訴之酋長曰是子竊吾刃也酋長信之既已縛之一夕明日驛吏入言狀予怒命從事往讓酋長酋長懼而詰人安在則已繫而去之三十里矣於是追釋之又二日至汀徐君又大勞其酋長及羣酋以去自省抵汀蓋千里而二旬始至其所經雖少焚

刼然雞鴨魚鼈門屏廬竈蕭然矣出瑞金遂益大掠而予聞從輿中問父老父老輒爲予泣曰吾民之苦客兵甚於盜也夫當事者走千里召外兵擊賊豈不至急民哉及其至乃不肯發一矢徒攫金而歸也歲費帑金數萬卽道塗牛酒又半之矣卒乃使其民憂嗟怨歎若覯賊焉嗟乎後之談客兵者愼念哉

九月西征記

予以八月二十八日出闈則泰寧報粵賊急予卽下檄郡延各郡邑兵夾勦而身與數騎星馳而西至延則賊已殺泰寧簿又擄其衛使傷予目事迫矣於是檄歸化

兵截其西邵武兵防其北將樂兵阻其東而謝倅時視
事永安則檄謝督兵截其南馳至將樂會　使君顏使
君留將樂防賊之東而予督數百騎徑趨歸化至白蓮
驛則賊已遁紫雲臺矣臺去白蓮六十里歸化永安沙
縣各百里而歸化又賊入汀歸粤之要塗也予以是夜
馳至檄其邑兵五百粤兵二百付李丞蘇籌及豐從事
馳之紫雲兵急不及餐而予取邑支老米三十石令健
兒數十肩隨之賊是時已據紫雲數日延平衛使劉周
率其衆與賊戰賊佯敗衆逐之賊伏起環戰遂殺我兵
數十人已乃聞歸化兵至輒驚走先是賊過歸化歸化

人善弩輒射殺數人賊遂遁至語人曰吾遇延平兵臥而戰遇永安兵坐而戰遇歸化兵立而戰蓋懼之也賊旣遁而歸化兵追之遂逼永安永安在萬山中而積穀寨人最悍於是謝倅檄積穀寨兵三百出戰擒數十賊獲大旗追至百里不及而歸而賊遂夜從上杭歸粵會上杭兵又追擒之謝倅馳報予於是勒回所遣歸化兵罷豐從事還郡明日遂發歸化至白蓮其丞廣陵人也老而被創覩予流涕予詰其狀則曰賊從泰寧來乃徑至驛云其鼓而登堂而朱衣者蓋少年美丈夫也是時驛中人惶急走而丞負廩金匿之暗室中少年問丞安

張臯公盜輒勸兵不已從來如此

在於是羣賊四索曳出之欲鞭之而少年止之曰丞老矣速取金來宥女於是驅而之賊中少年獨坐上坐見丞踞輒以手扶之起曰此官人也遂呼之官人與之坐而列所掠諸婦於旁諸婦有抱兒者輒自乳其兒其兒啼少年輒啖之果代抱之而諸婦如對其家人不懼也少年謾言曰公以我爲賊乎我非賊卿與二三兄弟訪故舊此中不免取牛酒爲諸父老費而何當事者以我爲賊而勸官兵捕我也公不聞泰寧籌與衛使之事乎卽曰不畏兵然時時遣其從外瞭聞兵至輒錯愕耳語起矣予曰女奚策而歸曰賊旣已解去腰閒廩金而丞

之子復以十金踞進遂釋丞然初索之膪中時巳被三劉矣而諸婦之家亦各進金放去余因太息曰嗟乎世言賊難圖者豈不惑哉夫丞卑官耳而畏不敢縛止利其數金此其志非雄桀可知矣且賊號千人實不滿二百又多老稺其間方初入寇時使有司者僅得中智之士率健兒善射者數百人扼其要而伏以待之可一鼓而擒也乃張簿以輕進甃楊帥以貪功縛劉周以失險潰此何說哉此何說哉予又聞賊之初至泰寧也泰寧故無城而簿遂率諸健兒出戰簿亦衣健兒衣賊不知其簿也巳殺始知其簿遂駭而走而楊善之逐賊也曾

二記俱能言遲

有部兵獲一賊級善奪之兵噪而散而賊遂禽善以去然則楊之罪甚矣甚矣世人覩賊殺簿禽使以爲桀不可禦是豈賊桀哉予還將樂與顏使君大怪之而因采掇其事以見賊不足慮而當慮所以禦賊者嗟乎是亦予之罪也夫

西門記

戊午四月既望予至自汀是時都御史阮公被逮北去島寇直犯閩安省中人惶急走而諸大夫日議守城事遂以予守西門城凡七門而西門者芋原橫塘南臺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勒諸父老子弟守陴予登陴

復治方畧

與其臨事而實城中何若先之

則悉罷諸所貧者疾者孤而懦者醫其壯與之約曰晝則家夜則陴擊柝鳴椃而懸火陴外不如約者以軍法從事會明日報寇將至六門咸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大呼祈入予遂曰闢西門入之晨起輒坐城上列健兒數十於門人詰而入而牛馬雞豚羣羣薄吾坐不問也客有言闢門誠善獨奈何不虞奸人哉予曰客休矣予辦此矣即有奸人者吾任之於是為檄召城外百里所蓄薪穀悉徙之城中不徙者吾縱亂兵焚之而壯夫有不肩薪穀而入吾門者不得入於是城外薪穀日以萬石塞門矣城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萬城守凡五十日

而斗米不增一錢葢以多故而議者謂城門外廬逼城者恐賊至焚之以攻吾門於是凡有廬而近者輒命焚之煙㷫㷫四起廬者還泣不止也予則止西門之外之廬不焚下檄曰寇至五十里爾其自焚吾不忍爲爾焚也其有樹於城側者議者恐寇至登樹闞我於是下伐木之令護戍者持斧環城伐之至西門余偕護戍出視棗百株梨百株垂垂實矣護戍請斧余止之曰毋伐卽寇至何能登此柔幹哉凡城不屋其上而闉城則屋葢其城故於沙不屋則雨浸善壞而議者謂城而屋不便擊寇也於是每楹輒毀其一路寇至則立之屋上擊寇

予笑曰兵不能雄之行間而能雄之屋上哉且一雨而千楹何恃也遂止不毀而外郡以援兵至凡二千人咸余所部兵也余令護戍日督之野習射夜則分屯之堞門五人一樊十人一人下堞取薪不取薪而下堞者以軍法論以是兵戢不擾而邵武部兵之出守西夾江也至則咸病臥村墟中予命楊生急馳而人劑之遂起是時寇已陷福清福清人攜孥息至者日以千計而鎮東之於福清近也寇既去復攻鎮東鎮東人善守以故不可拔別分一寇與幾援會當事者提兵至遂解與之圍而寇之寇泉也巡臺被戎督守遂解去往往出游兵伏

擊有所俘獲以歸當是時興泉之寇已南而鎮東者尚屯海上意揚揚甚也會督府馳至則檄兵數千連數十大艑要擊之寇輕我輒駕大艑逆我而我兵奮怒弩礮亂發乘風大呼寇艑反出其下遂大肆擒獲餘者沉之海中捷至悉罷諸所守陴之卒與外兵入援者予亦解搨還署而父老羣然別余泪下霑衣焉時五月二十三日也余懼往事放失無以詔來遂書而存之

雜著

愼履　　宗臣

予聞之蘇子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則斯語豈不誠甚當哉是故吾未見夫居則憒憒出則炳炳者也吾亦未見夫居則井井出則汶汶者也是故古之君子其持已也辟之持璧焉全則塗不全則丸矣其戒慾也辟之防川焉一決則潰敗四出而不可收拾矣其忍性也辟之滅火焉不以水沃之則炎炎而上其勢將至於燎原矣是故君子愼之也今夫上書公府獻策當塗稽首乞恩掃門求謁非高士之風也險心側目日

張語

伺有司之短而持之而因以行其私不得則肆言訕謗轉相煽惑非元吉之履也假借名器逋賦侵畝儒服跽立雜之胥徒甚或代書訟牒以需賄食其視有司之署若履其家焉非大雅之觀也狎暱徵逐卮酒歡噱朝酩夕酣蕩博大呼而或游戲倡優淪溺簪珥非端人之習也日夕衢市凌雜米鹽一言不相中輒張目攘臂折支敗而桎梏囹圄且甘心焉非居身之珍也歲暮途窮壹志苟得饟稟出納飲祀擯相需賄里胥代庖而竊非長厚之道也多士戕之甚今有言麟鳳之遊於郊也人譬不爭覩之鵂鶹之鳴而聞之者掩耳而走客之由行也

此公作八閩學使者燕堤八之二地

松栢則敬之桃李則悅之荊棘則思以鋤之矣夫閩不稱彬彬鄒魯哉諸生生其間而旨有感於先達大儒名卿之爲者其爲麟鳳松栢之儔明矣萬一而有鴟鴞荊棘者出焉亦何面目以見爾之先達長者乎况又有惡而鋤之者在也

誡俗

夫禮者所以維俗也而俗之所趨一往而不可復則反至於廢禮嗟夫禮不能維俗而反爲俗所廢可畏哉可畏哉其他不論論其大者今夫冠而字之聖人教天下以成人之道也今髫而學者輒字矣頃之號矣未及勝

衣而已巍然大人長者之稱矣及其冠也父旣無以命子甚至竊仕者之冠冠之何謂乎昏禮者聖人教人以人道之始也今也不擇德不論才富則昏之貴而富者亟昏之鬻田娉婦殫家遣女佩環盈路繒綈滿車不然者夫厭其妻而舅姑輒怒罵其婦昏姻論財古之君子夷之而今乃甘心焉喪禮者聖人教人以厚終之孝也今也苫塊未視布筵勞賓飲食相藉破涕為笑召僧共佛吹竽伐鼓衰絰而居展采姻娉富有貲者泥堪輿之說而暴露其親以求利後人貧者至以其親骸而付之水火滅之是仁人孝子之所驚悼而不忍言者也而今

之人何心哉祭禮者聖人敎人以追遠之孝也今也[illegible]
廈廣室高臺曲池少者千金多者萬金而爲之先者乃
不得只尺之地而受享焉貴人之臨供帳治具烹羊庖
羔羞酹雲縟而爲之先者則尋常籩豆之設而無所加
意焉且歲時墓祭又多男女之戲而耳目之觀也何視
其先不若其身與客哉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
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
廢天下忘其祖矣蓋傷乎蓋傷乎世俗者而爲之非也
諸生者而亦復爲之非之非者也且諸生之所最尊隆
效法者非朱子哉其所輯家禮固天下信之而萬世傳

之者也諸生内以諭其父兄外以諭其鄉之長老子弟
而稍稍習其說行之雍雍磷磷斐斐翼翼而遠近觀則
古禮雖不可盡復其禁俗之不至於廢禮也有餘矣是
在二三子哉是在二三子哉

明文奇賞卷之

記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太華山記

李攀龍

評肯綮然須帶閒情為佳

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蓋指華中削成而四方者爾四方之外宫之盡華山也自縣南十里入谷逶迤上二十里抵削成北方壁下乃谷即西南出不可行行東北大壑中壑中一峽裁容人左右穿受不滿足穿受手如決吻人上出如自井中者千尺曰千尺峽北不至十步復得一峽百尺人上出如前

重句可刪

峽曰百尺峽則東南行崖卄往如覆敦出入穿其穹中
行穹中穿如仄輪牙也厓絕爲橋者二所東北徑雲臺
峯東南得大阪可千尺人從其罅中躡銜上阪窮爲棧
五步顧見罅中如一耦之[illegible]漸發諸相矣罅中穿如峽
中峽中銜如罅中峽中之縭垂罅中之縭倚皆自汲也
棧北得厓徑丈人仄行於穿手在決吻中左右代相受
踵二分垂在外足巳茹則齧膝也足巳吐是以趾在身
也北不至十步厓乃東折得路尺許於厓剡中入並厓
南行耳如屬垣者二里剡窮復西出厓上行則積穿三
丈有厓從北來跋此厓上複高三丈自跋首南行厓如

前剗中屬耳𪍿耳矣三里而近爲蒼龍領領廣尺有咫長五百丈厓東西深數千仞人莫敢俛視是酈生所稱搦領須騎行者矣雖今得拾級行哉足欲置之置先嘗一足于級上置也然後更置一足其所置足猶若置人石中者猶人人不自固匍匐進也級窮得厓䟎焉高二丈一隅西北出人從其隅上南一里得厓又盡㪚不可以穿綯自汲也是皆所謂懸度矣不至百步西北月大石出厓下西南上二里得松林五樹稱五將軍厓上者不見杪厓下者不見本從縣中望見松如樹葵也西一里有大石如百斛囷不知何來客於此横道而處踰之

爲穿徑二十所西南百步得巨靈掌掌在削成東北方壁上不盡壁五丈許人不得至掌二丈許掌形覆其掛北引如三尋之戟從縣中望見掌卽五指參差出壁上也又西百步詣削成四方上矣西南望削成四方中東北望所從上削成道道從東北隅出二十里是鐔于雲臺峰猶杓之在斗矣削成上四方顧其中洿也上宮在洿中西北玉井在上宮前五尺許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東北溠大坎中凡二十八所北注壁下壁下注道中一穴北出水從上霤之也四壁之穴各在一搏上宮東南上三里許得明星玉女祠舍神霧稱明星玉女持玉

漿乃祠在大石上大石長十丈許祠前輒拆拆下有穴
穴有石如馬折南五丈坎如瓮者五所如臼者一所水
方澹澹也下從祠東南峽中行二里得池二所大如輪
東南行三里望見衞叔卿之博臺在別顚爲埒不盡崖
尺中如砥可坐十人崖南北繘纚纚也欲度者先握繘
自懸崖中乃跖崖自汰令就繘不得繘還蹠崖自汰得
而後釋所自懸繘也此即秦昭王使人施鉤梯處也西
南上三里許得一峽如括曰天門門西出爲棧而銅柱
陿不能尺長二十丈棧窮穿井下三丈竅旁出復西行
爲棧而銅柱一池在石室中不可涸也天門旁有臺如

叔卿之臺南望三公山三峯如食前之豆是白帝之所觴百神也從上望壁下大谿谿肆無景即日中窈窈爾久之一山出其末若鏃矢頃即失之矣是爲南峯南峯前出南壁上東峯出東南隅壁上西峯出西北隅從下望之五千仞一壁矣攀龍曰余既達削成四方中不復知天不可升矣余夫善載腐肉朽骨者乎及俯三峯望中原見黃河從塞外來下窺大壑精氣之所出入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太模史記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山西三關先是益止鴈門一兵備岢嵐兵備實協理之

不備非其域不守非其約疏數虛實九邊無待征矣

其於防秋尋加守巡冀寧二道嘉靖三十三年復以清軍屯田驛傳若守巡冀南河東諸道迭出而分區監督焉三十七年改鴈門爲鴈平岢嵐爲偏寧其五道監督如故明年仍以偏寧爲岢嵐兵備以偏老岢嵐河曲四守備西路叅將老營遊擊地方兵馬屬之鴈平兵備仍駐代州以廣武北樓平刑三守備東路北樓太原叅將地方兵馬屬之其八角利民神池寧武四守備中路叅將地方兵馬則以設令道云從御史楊公美益之請也惟是三關與大同相爲表裏右衛水口等處直虜南窺朔應諸州之道其於要害視三關有輔車之義耶虜一

道出沒我得以所直道兵馬掌距踵襲而自相為應何慮不及三關延袤乃至八百餘里而虜得以探疏數為堅瑕揣薄厚為虛實時分時合雖漢兵如雷風安能八百里趣利也惟是席國家廣大守在大同云爾時則鴈門一道嵜嵐一道協理之足矣然猶恃藩籬以撤闑閾不知中疆者外益固之為謀周也亡何以二道為不足加之守巡冀寧二道為四道復以四道為不足加之清軍屯田驛傳若冀南河東諸道為七道三關凡八百里而七道以臨之即有五叅將一遊擊十一守備亦惟鴈門嵜嵐二道相信而服習五道者非常所屬卒然不相

爲冂十羊九箝猶之愈數而愈疏淸軍屯田驛傳曠所司存冀南河東棄所分署是盡山西而事三關委境內而勤一圄猶之愈實而愈虛不知疏數以形明虛實以制槩也注鴈門以鴈平注岢嵐以偏寧似矣不知十一守備分地如石畫相交尺寸獨以八守備隸偏寧一道亡論石隰諸州防河之役行兼坐累有妨簡書卽虜一出套便涉其境而亭障積貯烽火偵游已難爲卒又況仍以五道便宜掣肘糜費無益豈所謂明形而槩制乎時已權生變已常存寧武之介於鴈門岢嵐之間亦猶鴈門岢嵐之左右於寧武疆埸之政雖力有餘不備非

其域雖勢有餘不守非其約非其域不關出徼功非其約不聲援爲德辟耳目之於視聽不相假借然後可以著官知之良而稱同心亦使朝廷得以責所不備以其所備按所不守以其所守捷無倖賞挫無佚罰三關猶一體也省冀寧若清軍者七道而爲三以重司存餋內治境內不疲於奔命三分其八百里而勞逸均各可以朝檄而暮集而齊一其指使凡五决策以設寧武道而議始成如此豈偏見一時之利害不參邊大計始終者右衛水口爲虜必窺之道即中路叅將直之與大同兩掖犄角相逐銜尾相隨厚集其氣是顧是隈者非寧

武乎與偏頭鴈門翼擊而夾攻爲常山蛇勢者非寧武乎明形槩制以囘視聽新旗鼓出繕入計爲邊長老貽數百年之利身自作始者非寧武乎形不自勝制不自擧沈公所謂其人哉首至者未幾論罷繼至者尋以遷行沈公明形槩制三年於此矣乃少司馬萬公某獨以少方伯奏留之豈不曰分地不量形與無地同量形不善制與無形同善制不得人與無制同得人不久任與無人同是二公者先後奏　請蓋相足焉可謂同心謀國重惟沈公之賢適與設會也因具列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覩寧武道所繇立者葢以其人如此云

一束精奇
可與道古

論

仇香化陳元論　　李攀龍

慨自漢室不綱德化莫振權奸肆其羽翼貪暴恣其鱗甲民生斯世若猛虎之苛者歲無寧日嗚呼元元黎庶何不幸耶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又慮君不能以獨理立之臣以代君而治之身其職者盡思曰民生至蹙民命至重慎無嚴刑峻法以徵怨我百姓也於是乎為之明其倫理為之長其恩愛俾翺翔鼓舞於化國之澤其間若獝獷不靈逸居而近於禽獸作不祥以橫行家庭者行且薰陶而華之噫必如是然後體上天愛

民之意而無愧於代君治民之責也嘗觀佽香之長蒲亭陳元不罰而化是何修何嘗耶香之語與者曰鷹鸇（一篇好文字自此一語鎔過來）不若鸞鳳乃知香之所以治民者固有在也夫皇祚陵替由質而植馭委其轡馬駘其啣居帷幄操國柄者赫赫乎豕豹之飾也果能為漢天子鳴和鸞於皇路耶分邪寓佩璽綬者昂昂乎鷺鷁之服也果能為漢天子樹爵叢於生靈耶日以鷹鸇刑威督責天下而天下之人籠絡於刑威中亦視之如鷹鸇之擊而凜然不敢犯獨香以鸞鳳之治治之豈無見哉彼見其民心至愚而神雖椎埋屠狗之夫極其鷙悍而莫顧者亦未必無乳哺

之念特不教則不興不觸則不動也吾教之使興觸之使動則懷家人母子之愛而樂吾在上者德政之寬猶之鳳凰覽德輝而下之人莫不慶休瑞之至也是故元之不孝能肆於香未爲蒲長之時而不能肆於香既爲蒲長之後良其鸞鳳之治有以興動其心也不然數十年元惡不悛一朝而改圖之豈區區尚刑法者所能變哉故爲鷹鸇之治者可以革民之面而不可以革民之心爲鸞鳳之治者可以懲民爲惡而亦可以勸民爲善以此較彼孰得而孰失邪夫小人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豈君子有刑威以制之而小人故消沮閉藏

之若是也恭所爲之不善恥於君子相形之際而恥之必思厭之矣夫元之不孝正閒居爲不善類耳不有抱鳳德之君子而徒欲以鷹鸇之威攻擊之將何時而悟哉此香之化元非少鷹鸇之志也思自附於鸞鳳而不爲之也自元之一家被香之德化而篤於孝慈則由是而鳴至治於國遍蒲亭皆孝慈也由孝慈而推之則兄弟有恩脊令在原矣夫婦有別關關雎鳩矣朋友有信鳥鳴嚶嚶矣化一人而蒲亭化與一人而五倫明孰謂鷹鸇之治得與鸞鳳同日語哉噫寵有一錢之受寬有蒲鞭之示彪有買父之稱香有鸞鳳之志此數子者其

功勛在漢郡邑其德澤在漢吏民而其姓氏載之名循吏之編豈虛也哉嗚呼有循吏無明君雖得龐寬虎香輩布其德澤而貪殘者鳥集以搏噬而逞其爪牙如生民何譬之孤鳳鳴於衆梟之中何以勝惡聲之鬪也又其甚者梁冀雖除五侯猶熾是前拒虎而後退狼矣又其甚者寵豎作威名賢禁錮是築鴟梟棲而毀鳳巢矣卒之雌雄莫知而栖落於虎視之手猶鳥鵲之畏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自以爲得所之安然大人過之而探其鷇嬰兒過之而挑其卵故漢桓靈之治天下其鳥鵲之智與



當時無河患至此

序

送王中丞督理河道序　李攀龍

今天下御史中丞自臺中出開府者無慮數十所矣越在四境非北事胡即南絓越其不事胡絓於越者宗人大藩仰給縣官橫不可治不則盜賊亡賴依阻山澤弄兵自喜不則挾持左道動揺衆心不知所爲此視之胡若越未亂而有其形矣而公方且督淮揚以北四部刺史大司空水部七使者行治河則天子璧馬寔式靈之瀨河吏卒無伐買薪石之費大輿人徒之勞由淮揚以北數千里漕具如故江南數十郡

之芻粟日銜艫而至也不北事胡而南經越無宗人大
藩仰給之擾盜賊弄兵之憂左道動搖不知所爲之慮
歲滿且拱手遷去矣無已而欲有所爲則有餘以浸漑
上潰其防令百姓引水饗其利不可也使數千里多就
渠刈注塡閼之水溉澤鹵之地自疏水力雖使爲沃野
猶之陸漕不可也使民芟牧其棄地而聽其所爲自弛
其禁瀦而不洩則曲陣川以逆水勢雖有少府稍入不
可也三者以利民然且不可公雖不拱手遷去不能矣
余入關中益聞公嘗分泉灌水上備它盜得商洛山巨
寇黃守矩者數十人格殺之及見公李訂陝以西緣邊

四大中丞幕府軍士事胡者歲數百萬轉相餉也是年
虜大入上郡以軍士食給亡所掠去又及見公與右史
大梁李君計宗人在朝那占種民田不爲輸租縣官者
殆萬項議請　上以其所不輸租筭如祿使自入因著
爲籍得田萬項云此以事胡越而塡撫宗藩虞盜賊不
知所爲者之變何不可者而以公督治河固以爲自臺
中出開府者猶之有人哉唯是
天子作新明堂而治明年春屬受計之期朝諸侯而圖
天下之事蓋執玉帛者萬國焉掄材使者乘傳出西南
夷得因巴蜀吏幣物致其君長而喻以

天子德意使下所伐材木杉柟豫章欝結輪囷長者竟數畝大者蔽兕象其液如凝膏其理如戞石椐椐彊彊由瞿唐而望荆門蕩若垂天之雲被江流而下也明堂工師操繩墨而南望

天子日夜思𠇗斯干之雅誠下詔切責掄材使者公豈可謂非吾所敢知由淮揚以北數千里秋水豈多有所休息於汙澤令可導爲漕者乎游波有瞎盱而離常流者乎隄防有潰窩不厚蓄者乎何以令水力相積負大而不膠使杉柟豫章猶之杭葦者乎四部刺史司空七使者奉職行水以爲非公不可爾公豈能爲先尚書禮

能自爲古文能運用古文如出己口

泰使馬湖時杉柟自行公所能爲者有河可行杉柟而已是又非公可拱手遷去時也

送中丞陳公撫塡河西序

中丞中河西四郡而立幕府治張掖焉東起武威而西出敦煌玉門關數千里北邊匈奴西控諸番而南制湟中羌非若它中丞得一意備胡者矣今年春匈奴出武威度河入寇隴西郡踰湟水擊諸羌掠申中豪二部人畜去尋復牧西江上與諸羌爭水草之利欲候便擊之何可久哉自漢表河曲而列四郡斷匈奴右臂令隔絕與羌通路今湟中羌羈縻内屬顧又且患苦胡而至占

牧西海上出入其國旁不去則諸羌何以賴我而以爲
中丞威重也日哈密諸番數萬又稱兵欲窺敦煌酒泉
間假令 國家怒而追哈密已事往正其罪而且開關
延諸番名王貴人使前受言則有若匈奴在青海上爲
內應又何以待之中丞自在西曹時望見虜 都城下
扼腕 朝廷無禽敵之士請
上大閱六師不報余既已壯之也屬且督四道守臣使
分護河西一太僕治外廄之政得以幕府西制殊域即
令驅其軍吏發四郡騎士爲
天子揚推亡固存之威剌土魯番之二褫哈密者傳首

請北闕下而勤功昆山之反豈爲難哉今天下厭亂
朝廷方滅倭而後朝食虜又頻年出雲中上谷公卿議
留上郡朔方入衛兵使者又出上郡朔方開幕宅敢戰
之士而市西北駿馬郡國二千石各上補邊狀與計對
中丞郎欲事萬里外吾恐 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
所見事必不從必且以爲無故勤四郡兵生釁外國郎
詔書問中丞甚苦暴露獨不計令德柔遠因循舊貫與
民休息孰與此也微中丞誰不樂此者中丞而得讓何
以自解也然則陳子公之功沒齒不可復見矣優游河
曲終更亟還而取卿相不已足以復給事中之蹄哉宅

中丞得一意備匈奴何如中丞今得以羌備匈奴也匈奴欲與羌合者非一世矣其計常幸羌有中國之急先赴以堅其約然今觀望皁禾海上不即爲寇者則猶私心不能忘恐中丞兵至而諸羌背之也中丞誠以爲羌小夷即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者釋而不問問與匈奴解仇結約者再以此擁護大豪使卒歸義我勿輕治兵湟中使匈奴得施德於羌而羌得以負匈奴之助然後以金符之利制其命而虛其外廐豈不並制羌虜之道也羌十三種故皆有大豪保南山湟中視城郭國久矣豈其不度而損所恃以生之利於中國以託

於自疑不堅之匈奴棄妻子於它種中以與中丞爲難必不然矣夷狄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耳若謂畀禾海上安得有匈奴今安得從撓席上度虜也則以責之四郡不築遮虜障者徒令障候長吏多出卒若取庸獵獸以皮毛爲旃罽日操量課杷采山理石爲航自罷其力而爲實効何益哉匈奴雖在西海上羌能間得其降者時時以諜來受事中丞所欲至伏所必入使虜以謀洩自失而與國爲累則羌爲之障矣此謂以羌備匈奴者也

送王元美序

左司馬爲竊何不屬也然是亦足以振矣

以余觀於文章 國朝作者無慮十數家稱於世即北地李獻吉輩其人也視古修辭寧失諸理今之文章如晉江毘陵二三君子豈不亦家傳戶誦而持論太過動傷氣格憚於修辭理勝相掩彼豈以左丘明所載爲皆侏離之語而司馬遷敘事不近人情乎故同一意一事而結撰迥殊者才有所至不至也後生學士乃唯衆耳是寄至不能自發一識浮沈藝苑眞僞相含遂令古之作者謂千載無知已此何異塗之群聾取道一夫則相與拍肩隨之纍纍載路稱培塿則皆矯足不下稱汙邪則皆曳踵不進而雖有步趨終不自施者乎語曰何知

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世之儒者苟治牘成一說不憚儕俗比之俚言而布在方策者耳復以易曉忘其鄙倍取合流俗相沿竊譽不自知其非及見能爲左氏司馬文者則又猥以不便於時制徒敝精神何乃有此不可讀之語且妄所用之又二三君子家傳戶誦則一人又何難焉誠使元美與二三君子者比名量譽誠不能以一人一旦遽奪其終身之見而輒勝天下風靡之士文章之道童習白紛乃欲一朝使舍所學而從我日莫途遠且彼奚肯苦其心志於不可必致者乎夜蟲傳火不疑於日非虛語也先是濮陽李先芳亟爲元美道余

及元美見余時則稠人廣坐之中而已心知其爲余稍益近之即曰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今之作者論不與李獻吉輩者知其無能爲已且余結髪而屬辭比事今乃得一當生僕願居前先揭旗鼓必得所欲與左氏司馬千載而比肩生豈有意哉蓋五年於此少年多時時言余元美不問也曰世貞奈何乃從諸賢大夫知李生乎自是之後少年乃顧愈益知余齊曾之間其於文學雖天性然秦漢以來素業散失即關洛諸世家亦皆漸由培植族諸王者故五百年一名世出猶爲多也吳越彫兵火詩書藏於闤闠即後生學士無不操染然竿

友詁治效皆不迂闊

謚不可區別超乘而上是爲難爾故能爲獻吉輩者乃能不爲獻吉輩者乎

送汝南太守徐子與序

漢所謂良二千石者政平訟理庶民忘歎息愁恨之心也郎黃次翁爲頳川宣布詔令令民皆知　上意而寬和爲名龔少卿爲渤海悉罷逐捕盜賊吏非使勝之將安之也而已各稱天下治行第一矣乃今良二千石猶難之每坐以爲不可及何哉豈無智能用非其數耳方且從旁謂我二三兄弟文辭相矜不達於政雖擒藻如春華何益於殿最世務狙獷所居廢亂安在其以經術

潤飾吏事也。超然自以爲一葦。而幸我之敗以甘心。則何用我二三兄弟爲矣。往者元美以　璽書按察青州諸軍事。所部亡命釆山煑海之徒。長矛距踊之士。翕然解散。使有司無復沈命坐累之憂。子相參議閩中。身在圍城。談笑郤虜。因計偕博士弟子員。條上禦倭策。宰相至讀不能置。卽有謁閩中諸軍事者。未嘗不曰此策具是矣。明卿二黜。在去就之間。所居稱平。似潔似辱。我二三兄弟。豈爲不効哉。毋論君子自好。視人太輕。始責務盡。卒抵以罔。而務不相能。卽上之臺中省中。若建藩陳臬諸執事。下之丞尉功曹。若縣令長。無不相待以爲治

而相適以有成此霸所以毋失賢者意而遂願得一切便宜從事也今之良二千石有則不近利害視勢取附巧爲繫援使游聲譽無米鹽之功而竊高第之賞不則惛惛無辯吏緣爲姦乏提衡之術而病神明之稱上陵之不悛下嘗之不報有則迂闊聖化鹵莽勸課欲治之急還復廢亂危加之揪焉輕省之藐焉過聽偏昵躁不自持雖有喜功趨事之心而無從善闕疑之度不則牽於猜忌馭於嫌疑佯示其求諫之迹而惟恐聽之則彼因以藉資微見其親仁之名而惟恐昵之則彼因以賣重若存若亡使長者自沮而利其疏似禮似倨使故舊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乙　廿七

自遺而坐之愆不知一人聽而萬夫緘口智者不敢也非所昵而姑受其任義者不爲也援綸錯餌迎而吸之不可以得魴而長者遠矣因緣其意而與其私猶之暴不公之心於國人也而故舊駭矣然則有所陳對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非無智能用非其數而節度淺深適至是而止因坐以二字爲不可及耳今由王生所教戒觀之文辭豈可少乎次翁爲吏自喜即經術亡益安用從獄中受書矣子與今爲汝南何異汀州時文辭經術誠亡當於今之君子然業已爲之我二三兄弟所恃以厭人之幸我者在是而何可使人更謂子與曰太守甚

若書策稠濁吏事旁午經術文辭一切無恙乎子與既
無是四者用非其數而又有以厭人之幸我豈爲不効
哉余猶識在鉅鹿時子與與元美輒責治鉅鹿狀曰無
以國人慮同舍也子相謂余郎上績書考功乃鉅鹿太
守以殿聞我何以私故人明卿亦謂假令朝廷雜問上
計吏爾條對失　上意在後叩頭謝我以給事中臨飭
左右又何忍見爾於此鉅鹿畿輔也余才出子與下甚
遠郎無是二三兄弟左提右挈子與何患焉余既上計
子與與元美輩數過勞我何爲也行治獄使者與明卿
信宿我境上何爲也元美纔至一日致獻三日致飲曰

雜論兵刑皆於難開口難下手處極力摹寫

太守何得圖周如此此子與所知又何為也凡以退而考察所行不欲有名實不相應耳今豈敢言報子與亦謂子與有意於二三兄弟者如此矣

送袁履善郎中讞獄廣西序

天子既誅丁大司馬而下王職方獄也百官當秋論報則職方逮詣　闕下簿責不服矣按事者為奏移章司寇吏將覆劾之時天下傷悼亢亢肝腦塗地而痛譏國之臣即有嚴威赫怒人何得測焉履善嘗仰屋歎曰昔者鄧公言鼂錯於漢景帝謂錯計畫始行卒受大僇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為陛下不取也而帝

復謂吾亦恨之可謂愛君哉夫北虜虔劉我人民大司
馬悖悖自失至不敢出一騎他帥提重兵自鎮來復堅
壁觀望未嘗發鏃矢何可不駢首戮也職方則微二重
臣已足對天下怨心即使又誅一職方是匈奴旣大爲
賊虐偃蹇肆志而去而朝廷復以其遺毒及吾臣子
使相慶得計謂因疆場之政自屠執事之臣受爲匈奴
報怨名
天子仁聖愛畿內百姓甚於一大司馬而惡匈奴懷詐
內侵甚於二三執事之臣衆何憒憒無鄧公之見也即
前職方訊章所麗大辟法又非我所輙取何不可以成

案委顧人臣將順

天子德意揚主之明傾身爲之不欲阿邑辟患爾余聞大司馬訑訑不受人言北虜冦城下時職方數爲請戰不許也先是職方移檄諸道乘障吏及時伺北虜出沒奏凡數十章又甚備於法得讞奏矣屢善非不親見大司馬受鉞縣首藁街三司使議獄少緩行笞於庭法吏固人人危使余至今病悸也職方必無幸矣一朝覆劾從末減以冒

天子黨惡之怒而爲無益不批鱗者哉屢善素少年是舉也卽宰相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吐鏽出見焉一日

而名重公卿間矣夫廣西不猶漢百粵地哉昔王然于風諭滇王入朝而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今思田疆宗岑氏爲大詳爲內屬而羈縻自解斯同負固矣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下灕水桂林羣無害也今苗夷阻兵府江寇竊荔浦等郡矣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黔鬱之間雖蒼梧秦王助逆呂嘉何至大藤峽蠻剽戾如近時其在海濱西南夷譯者稱貢來往往鬻入于貨使洗沙栖陸之珍紫貝翠羽之玩不得呈表環麗以雕被宮幄而賨幏火毳馴禽封獸之賦不輸積於內府有司者治之拔劒相聆則依憑深峭中原

兵往援復以下潦上霧毒氣蒸浥觸墜阻絕弓淰鋋澁不可久居故聲教或難之也即縣道官督大奸猾過嚴以爲起釁生事往往中罷長其不逞之心檄召酋豪使出爲戰則桄藉城野又皆中國遷民流移亡命驅之鋒刃而不甚惜彼雖侏離蠢獷然其視利害禍福明矣我禦人于貨而譯者赭衣我日尋干戈而敵人受覆師之罪彼見髡鉗載道非其族類又安能不私相撫掌揶揄笑中國愚也當使者五歲讞獄則彼豈亦不惴惴恐寃者得直而吾禦人于貨日尋干戈將論報反逮也乃使者息于爰書不折片言否則又以夷狄國重其求欵陘

千古有兩洪事對得意之古書與不得意之窮交也有心哉

變遂令繫者由我遂不復望生時不恤矣何以大畏荒裔之志而制其命哉蠻夷猾夏咎繇是聽中猾小章何以稱淑問哉履善論因讖中時爲越石父於黎陽盧生也。嘗受其所上獄中書。蓋余已異之。又爲言廣中事。多類王職方矣。

許母張太孺人序

余弱冠時吾黨士蓋多從殿卿游矣則殿卿乃三顧余廬中信宿與言天下事握手不置也吾黨士至相謂曰久不見殿卿何至與李生友哉李生狂生也人皆以余爲狂生蓋殿卿謂余非狂生云余與殿卿讀書負郭窮

此皆于鱗肩處

巷不能視家生產落落羈身鄉校內佔畢業爲之俊傑相命以好古多所傳外家之語慕左氏司馬子長文辭與世枘鑿不相入甘月省試有司使不能稱旣禀室家嗷嗷視一弟子員如匏瓜矣余復每過殿卿卽縱酒談笑上嘉版築屠釣之遇下及射釣贖騄之役苟富貴無相忘也仰屋竊歎重悲昔人盛年功名扼腕之間無不志在千里計未使吾黨知也太孺人從旁觀之乃亟爲殿卿言向從兒游者無豪易高也此人亦孤貧泥淖中意若飈去才乃大常見急之勿失此人哉彼不知李生奚爲知若也殿卿亦言陸沈於俗使無儞儞之行邁會

崛起澤大流施而人莫知我所爲生不及見明精淵識矯矯逸氣巍如泰山不可動浩如百川不可禦兒不及生也太孺人中歲寡居日夜撫一子有建立時儼無愉色即從游士數來殿卿又往往輟牘迎之終日不得下帷誦太孺人始猶對客佯爲呵責殿卿者久之從游士復不謝絕太孺人則扃鑰持門戶盛氣厲辭歎歎去諸子矣以故殿卿無擇交向令窮困時有所失私昵乃今何能不儁精神降體貌以事未嘗知已者對坐以目無可與語彼我扞蔽動及賄食田舍瑣尾鄙倍盈耳黽勉答問一言不相應即忸怩作塵狀以惆悵疑我稍厭復

謂無故人情引衣起走惡聲載路是不以憂太孺人乎余往過殿卿則鞅鞅去者職余又相謂太孺人顧奈何內狂生也余尚記憶殿卿自肥子來持進不滿千錢太孺人命給余夜讀値膏數升遺之余至今耿耿東壁餘光念哀王孫而進食意無已時又殿卿於我無論沫濕相呴濡即上書張中丞府中相推第身自賤士乃手援我殿卿豈自知後時乃至今也太孺人雖年八十乎然殿卿已著國士名太錫母矣即有憂生之嗟懼不先鼎食爾太孺人於余有知興之感在殿卿顧久下人哉時又何可為也余猶及復見孩提時薛家婦抱子矣襁褓

相耕太孺人撫育三世而處其慈又皆秀發孺慕倪人志意斯稱吉祥善事乎

送趙處士還曹序

趙子爲獲鹿者吾三年矣則處士自曹來問爲獲鹿狀也曰爾爲獲鹿則良哉將下車視事而百姓煦煦自昵乎寧能閟閟俟去後思也維此多士從游甚驩而亦謗讟不可致乎欲焉而不若簿以至它縣之令丞若簿不一其才而一其衷乎寧能傾奪不肖從事獨開也欲焉而秋毫是析察其淵中稱神明乎寧百里翕然示慈數惠如我視爾於此也不知中丞臺若御史臺若監司陳

泉若郡大夫共理所欲於爾發摘奸伏聚歛租賦孰與元元相安美俗相勸也不知豪貴人若中使者若諸長吏所欲於爾駿奔磬折出乎左右意未及色奉之如機孰與彊項正辭援禮交際臨以横逆橺然相兢也趙子對曰惟勤何以與斯數者也西門豹為鄴發民治十二渠當其時民煩苦不願也豹曰令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即惟勤下車視事三年而未嘗忘於此也宓子賤治單父則多所致士然而無取於陽喬魚矣即有丞若簿不肖者是惟勤不見憚衆豈徒丞若簿失德哉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它縣之令

悍令習貫同

不一其人而一其才不然大爽未敢獨安能身犯之焉大人視惟勤於此此一堂之上毛相屬裏相離也惟勤視百姓於此百里之內毛不相屬裏不相離也安用秋毫是析察見淵中為南走邯鄲北抵句注之塞將千里無不徧也宅縣之令丞若簿無不與言事也百姓疾苦無不問也山川險易無不如石畫也以聽庶獄以鳩大役以達隱慝以閱軍實無不為也中丞臺檄如御史臺檄監司陳臬檄如郡大夫共理檄今日一薦疏下獲鹿明日一薦疏下獲鹿元元信我如列眉矣異日者監司某君不安惟勤在側也則曰吾將寢處此悍令哉惟勤曰

用事上下若樂聞

得其彷徨若追之意

中山之狐貉羆豹其可盡乎其又以令為藉也久之以餉戍戍則給以廬旅旅則芘三軍之士意皆當惟勤一某君意終不能不當惟勤也惟勤為獲鹿如此而已矣處士曰惟勤為獲鹿如此即吾何憾焉無辭乎曹之父老也輒趣駕去

為按察李公恩榮承慕序

公生十一年而太孺人卒踰二年而贈中書君卒卒後若干年而公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改監察御史擢今官矣猶日俛焉如贈君太孺人若之有所欲之而未能即命也贈君太孺人者已矣何以猶若有所欲而未能即

于鱗猶用踦文語

命也人情十三故父母則猶若始免于懷而視成人爲已近精神鼓舞不可適以變著於愛斯愛著于悲斯悲矣襁褓而狎膝下曰父母是常一旦自顧苴如顧其父母宰如顧其榱棟几筵晏如也顧之終鮮兄弟無以圖先德而語世美顧之今不可爲而前不可知也其事異矣喘息之所不至而瞻依至焉瞻依之所不至而感通至焉以喘息則響絕以瞻依則形絕以感通則勢絕其類異矣非復襁褓而狎膝下曰父母是常著此精氣鼓舞而適變之始公所由一著於悲而情不能以時遷者也是故終日言不移已之憂以憂父母終日行不移已

之患以患父母則顧而言則顧而行矣公往按山東河南時僾然如父母見乎其位者思得賢也朝而必有薦疏愾然如聞父母之聲者思得究也朝而必有白狀所罷監司太守某以下若干人所奏逮論殺某若干人無不踟躕踟躕若即命於父母者顧之諦於生也顧之諦於生致顧之斯生矣是無是形而託儼然於堂上者是不需菽水而朝夕承歡者也夫精氣善應一著於悲斯悲是永慕之義矣人情幼不及見父母不可柰何廢而任之於父母此無他佹失之也襁褓而抑膝下生十三年曰父母是常安所所不得安所不失哉霜露既降悽愴

履之非其寒之謂也身被國恩而與有榮施乃自顧猶苴如顧其父母猶宰如顧其榱棟凡進猶晏如也由是乃有重被國恩而若無與於榮施者是曾參所不願於椎牛季路有枯魚之歎也公再秉憲巽臺同風余遠而望之湫然清靜知其爲七尺之孤竊而私之言行無罹于憂患知其著于悲而顧之致生也其在于公則言行成而容不知而錄之所由以名永慕者乎是爲序

贈王元美按青州序

元美所爲守尚書郎九歲當遷者再輙報罷則貴人側目矣亡何稱治獄使者北察燕趙諸郡居十月而竣事

且入致命于　天子乃遷按察副使奉璽書治青州部兵事焉攀龍曰青州四塞國也今其民豈猶無不吹竽鼓瑟鬬雞走犬六博蹋鞠者乎臨淄之途豈猶無不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者乎有之然利不在上也管夷吾用齊而罷士無伍與其爲善于鄉也不如爲善於家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斯禦戎翟衛中夏成九合一匡之功而諸侯皆得以鞭箠使矣今其民是以爲無不吹竽鼓瑟鬬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然暴子弟無賴少年耳不采金於山即煑鹽於海矣輕捍厲禁恣睢辟倪往往内交士命傾身爲急他家不解白刃

以千鱗神骨洗盡胸中古文自應無敵元美汪司馬皆坐此李北地差自鎔鑄覺一出頭耳

以視與其逮於法也不如聽于豪是夫亂之形日具而有司者所不知即爲有司者所知微欲持其陰事吾恐其發在左右之後也由是中猾以下猶姑逋逃佯以示遜殺有司之怒而其大者不挾衆負固即自詣臺對有司者不問矣有司者問之柰何卒能以其黨令自攻令年一長吏明年一長吏又柰何卒能令有司者不問也三尋之矛雖敵是求振臂一呼超距十丈引而更卻如曳風雨其搏祕如組亦如捽蝟其盤鋒如輪亦如積環手墻而進矢疾不得加劒銛不得接不莢尺符提于烽火三尋之矛若鄧林矣然則令日臨淄之塗車轂擊人

肩摩連袵戍幃舉袂成幕者豪爲政也縣官豈有賴焉王于興師則占藉自倫不著同袍之義有司者一一治賦即又狡憤而起坐索輜車裹糧于橐人歲不饜百緡高秋徵戍攫帀以行漁陽之埜何多棘韋之跗注君子也三尋之矛十五相搆傳以章幟寢處其間釋氷而游爰喪其馬不如獵犹受賑天子之鍾鼓實式靈之汝何多之有柞浦之役有君子六千人鳥夷僞遁委以繻貨覆者三千人矣有司者初亦唯以汝爲功又不佽以勸縣官而怯于公戰即有豪實應且憎以慚我有司我有司豈願有間也語曰虧之若月靡之若熱元美若能使

臨淄之民無不吹竽鼓瑟鬬雞走犬六博蹹鞠相樂也而又無采金于山煑鹽于海是匹夫不善可得而誅也何謂之與有若是采金于山煑鹽于海也尚將使其爲善乎鄉也無以異爲善乎家以爲罷士伍而輕抒厲禁恣雖辟倪豪大者其未可遽問也元美其從堂視室左右將自復若曰爲勞幾何而歲且鑼食縣官而必置之則是使暴子弟無賴少年登瑯琊之丘北嚮而歎也其若徵戍以勤天子何可以春秋高枕自偷快也夾谷之會曾行相事者誰哉元美其才一日可鞭箠使青州矣何可使寇命也不然元美且喜自用焉某安能知之某

所以知者元美有績以聞執諸貴人繫不食夫我者爾

選唐詩序

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彊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至如五七言絶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卽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槩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卽子美篇什雖衆憒焉自放矣作者自苦亦惟天實生才不盡後之君子乃茲集以盡唐詩而唐詩盡於此

計日罷兵他日省財大將軍皆深知之

書

與戚元戎　　　李攀龍

有味乎公之言兵雖稍增而計日可罷者過之財雖暫益而他日所省者倍焉其猷一何壯哉至謂將官廢習技而教流黃鈒造之巧以爲奇貨中動貴人遠事漠北又何痛時弊如此其切也然則天下注意我公而
聖天子倚重之者當奈何無已則所謂寧置其身于鑠金銷骨之鄉不在其道以求悅以求事立云爾斯大忠之定誼矣我公旣在久之將習服則自求練卒卒習善則自求利器況志存報　主者多其人之爲可恃也防

秋別議已有　成命是又我公之揚韜數畧之時也邊陲甚幸里閈龍光在此舉矣

五月六日灌甫中尉誕辰啟

茲審赤德華宗朱明戒仲臺流玉吹清聞子晉之笙壺寫金漿美薦鄒陽之酒大河演裔永言接于天潢維嶽降神久視偕諸少室期一日而長爾高靖郭之門境于里而逍遙聽小山之賦某游孝王東苑自惟枚叟斯朋仰公子信陵深愧侯生虛左謹僃二璵擬續五絲幸值浴蘭之晨尚存氣味益熾然藜之火不棄芻蕘

與宗子相書　其二

元美來函謂子相出遡都門之外信宿而去蕭然各有江湖之氣也壯哉那州太守奉職無似囹圄空虛一月治牘十日爲布衣之飲齋閣海內旁若無人郡城之樓不下百尺西望太行東望漳水北眺神京一瞬千里歸復雷雨乃歌黃榆諸篇以敲其勢則響振大陸秋色漂颯頹乎就醉遂極千載品物五子於中原右宗左徐衰吳郎之去國悴梁生之不祿是時也曾皙牧皮爲未狂他豈暇論哉月晦與盡驪駒在道握手洛水之上黯淡不語某雖僻惰旋亦自失也

與許殿卿

當時可與語此若殿卿劣交耳大劣交可悲哉

其抵東居且二月日夜望殿卿來甚急而意不能待愈成契闊殿卿殿卿萬里生還不當日鼓飲樂邪洪使君力疾視事又安在哉人苦不知足初其守鉅鹿時又焉知有三秦之役也徒謂以宅遷行爲不苟去爾栖栖入關乃日夜與二三孺子妾緝蘆而處等於幕燕一行校閱帖括成山精神旣疲披詠漸廢何爲者乎安得與殿卿縮秋嚬苦驢然道故握手景陽之濵以弄白雲元美天下才也然顧一當其久矣兄其爲我職志

與徐子與　其十一

六爻相雜爲時物

文章大業是以君子欲及時也顧文章自有其時有欲

炙之不時貝爲一色耳

焉而不及之者子與所謂文章老自知是也隹集不敢久留則足下時至矣期月作苦以遺二三知已千載一快許殿卿海右集屬灌甫中尉爲序不佞嘗欲昇諸炙火乃周公瑕亦曰是旣巳不能禁其傳然不可以冀智者亦唯任之今以子與視殿卿爲族灌甫乎嗚呼不獨其驥卽蠅亦難子與奚樂百世之下謂不佞執鞭子與邪竟貽左史詩云云矣

與王元美 其一

某不幸中於流言足下愛我乃能縷縷爲語如汚已者是猶不以某爲非人足下曩固慮及於此僕雖偪彊亦

巴郡國一吏矣方且局促轅下也元美自信僕豈能以伯樂望衆人即聞及僕他事其一不敢知其惰民苟升斗粟餬口即飲河之願不欲爲盧至長者僕亦名爲守哉跡僕所御一朱轓而抱關者爾猶尚不免於流言胡爲爾日薾然罄折路傷早晚解綬去已定矣一州如斗大日出而視事即不崇朝閉閤臥也燕趙南北殆千里人相食盜賊嘯聚白日出禦人即邢襄之間有鼇犬我輩何謂無益時理亂何謂於吏治厭薄也足下不示僕誰復言者今僕亦獨爲足下言耳

不厭薄吏治所以爲文人

諸君皆有海氣故又曰烱烱之外傲骨一具耳

日爲候足下者小祗園清齋辟瘧坐談名理孰與相視海岱之間雄飲盡石旁若無人也遂不知別時作何狀旣抵西郭茵馮之上恍惚拍浮之態元美在前褰帷四顧月出之光耿耿流思耳千古一俠唯足下念焉今遣僕泗追謝足下不遠數百里命駕者是役也不佞敢忘所以圖報乎奏記諸臺幸假一掾屬與僕泗共之恃足下爲代葢依依於此

答元美

初奉汝上書計將一介屬有召命嫌不敢發而熊按察所寓亦至奈何足下守闕乃于今不佞猶日謂旋復晤

肯句倔强

語者旦夕耳孰知其徑已元美忍心哉縶維弗及海岱黯然六龘之故邪惟是足下通章悲壯當路扼腕固當聳動天下得請襄事歸奏几筵英魂指髮矣以覘阿袁抱經抆泣終無以傾身大義數爲士乎天下寃之不可爲也白之日而爲之聳動天下足下何負焉不朽之大者哉而猥藉不佞爲足下兄弟聯翩薦既嚶鳴　聖朝即二三子與代木之響阿游自輕贛君小生乃欲相吏邪薛廣德保懸車之榮則庶幾近之曩便報子與元美理　帝狀屬當踊躍此命明卿乃恚卒業無次耳齒齕家何傷敬美乃負包宗含吳之志稱天下事未可量䶵

駞欲作江南一小英雄尋將火攻伯仁奈何不善備之也足下念豚犬不置邪不佞薄祚輒有莊缶之感七月二十四日也意亦已惡幸先是又舉一小于鱗䔢提目前續稿吞錄上才遺一介方匍匐亡妻之喪不能由道左薄追六羸當抵彭城奈何枉駕掣肘僕所具悉通章太餙為文乎所聞人言固不然矣濮陽乃自列當路譏涎盈紙正須我輩後凋少待王氣交道効意自田間臨內忽再浹旬稍接貴客野情愚曠之甚陵葬又鹿門可復削跡不佞非禮法士撫孤姁姁自致耳恭功時不廢促軫婾妜云何

妙在句句是解

解

李淑人大節解　李攀龍

中丞霍公大母李年二十餘撫遺孤焉旣贈太淑人擔于帝恩其大節無以自達于上乃中丞狀之曰勤瘁憂苦精白貞純是先大母之德也余惟八者備矣屹屹乎大節者哉方其夫永絕弱子在抱亟低徊於一往而藐藐諸之謂何跂予望之中靡不可知若將置焉而施復是顧業以黽勉孰與劾以大畢之爲成仁也量力計期此伏彼起葢有日月可處而我未之即安者匍匐拮据不與焉勤矣惟玆孑遺煢煢在疚瘵瘵用勤切怛爲勞即

庶幾將來瘠痛甚矣而逝者不返終身病之奚必殘形相拒毁體示絕始爲慘哉痒矣壅闕閼恤鼠憂不暢如在晦冥視聽玄黙雖猶託于世未亡人耳百爾紛紜藏之地下獨其所爲喘息相屬着細若氣微若聲不可以已是重蓄也憂矣可以已則舍生以之不可以已斯生而有所不得舍也難乎其爲心矣預防以自固致慮以自危既秀方實植微壯長有不在我者而志每窮焉以微惠逝者拂亂煩冤甘此荼毒苦矣立孤難于殉塟善後優于軀命二倫是經大義以辨非託於難以竊便非假於優以苟存夫婦母子無遺憾焉精矣葢亦其質固

有之旣自不飭亦自不渝不然捐軀殉葬本以爲潔而益視其華猶可物采非素以爲行也光昭有家泯於無迹猶曰倫足以竊便義足以苟存云爾恬淡是常不以作色白矣據其所不得於舍生之心與其毎窮焉之志如天地定分之不可易如山河定位之不可移殉塟自章捐軀自正溝瀆之諒匹夫一朝舉之矣又不然非其此之勤瘁不將以捐之幽苦不將以撓之乎貞矣激于始絶而哀于巳事與操具而身亡均之失其本也此夫各成其信非以爲名而意自愜不解於慈非以爲功而理自全故至于今無間然矣豈其習而便豈其守而存

卒之自是自致厥美不遺純矣屹屹乎大節也哉喘息相屬命脈以文神明之胄後世少復余猶及見中丞爲御史時主課天下郡國上計吏風裁卓然廷尉中丞少司馬司寇偏歷三臺大蹟益著於太淑人有餘烈矣勤瘁幽苦精白貞純具大臣之道焉有味乎其言之也

具天才駿發史爲一歛是吹管葭之候也

引

御史朱公遺愛引　李攀龍

稱遺愛何爲也爲都御史朱公也其稱居東何也昔者周公居東東人私焉不系之周也公既入爲大司空山東之人猶私焉不系之司空得稱居東也始公之居山東則濟南之縉紳先生若郡邑弟子莫不曰吾未見按察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既而莫不曰吾未見布政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既而莫不曰吾未見都御史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凡五年是稱遺愛也周公之詩有之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周公東人之遺愛也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周公遺愛東人者也何言乎遺愛東人也又曰汝陳時臬勿庸以次又曰以藩王室綏乃厥位是周公所命也而必以丕惟耇成而必以率由典常何也所以遺愛東人者也之子不遺籩豆斯遠非周公之材之美巳柰何佑乃辟巡侯甸撫萬邦永康無斁也無斁爲言遺愛也公爲按察務棐彝而不必于用訖公爲布政務止供而不必于用惠猶且存諸縉紳先生而進郡邑弟子與論焉曰得無失起知之士然後舉郡邑而顧治之靡保匪蕃靡甕匪臬猶曰令爲得若在昔無斁乎

是都御史牛公也濟南諸先生弟子故斷斷自信自勸以急公家之計而後朝食也雖無耉尚有典常是爲習公公以習諸先生弟子者亦具是矣何患乎不得久居此也不然於縉紳先生望而拒之視郡邑弟子不可使不遂斯未能有先以爲百姓望者雖今貌祀亦于是有未致也豈獨以衮衣裁古之大臣官無間地澤無間時施無間人其爲遺愛備矣濟南縉紳先生若郡邑弟子得朝夕公而事焉跡詩書以周公跡公以詩書得稱居東也然不系之司空而系之都御史者以嘗不以未以遘不以歸以習不以異勿諱乎其私之也不然咏歌之

無從公奚取焉

潔而有體又不堆塞古文

傳

錢唐節婦凌太安人傳贊　李攀龍

以余觀於凌太安人何莊之論節者之固哉可相勸而成也可相勸而成亦可相靡而敗烏在其爲天性哉方太安人撫遺孤纔五月一老姑相依至戚也姑而姑諷更嫁之諷更嫁之矣乃歲凶復不能具饘粥共養如姑意罵詈曰滿室曰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曰所恃族長者而族長者諷更嫁之作使豪奴益肆侵侮惟產之睥睨而藐諸是圖危矣不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曰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

嫁之者不嫁也孰不愛女太安人尚亦有父在父而父諷更嫁之至令踰年廢歸寧禮以自絕而猶未置焉往曰女何藏之深也則操挺劫之至令頭搶地觸几案血流被衰經而猶未置焉至令斷髮毀形以相示有父而悖如此者乎曰女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人情為其子以婦為其子之孤以婦自為以婦而姑不然矣人情族有孤收之以其母有婦庇之以其身而族長者不然矣人情欲其女有令名亦欲已有令名於其女而父不然矣是三者所遇皆非人情太安人可以影響自解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姑何家不可

居何家之無子舉産而授族長者屬姑焉委之以不可知之子而且令父自絶於所適何負夫也難者曰姑且老可俟藐諸之謂何則季子業以孤寄之矣曰是猶相勸而成也三者所遇皆非人情而太安人卒能事姑以立今

聖天子下明詔厥高行見褒朱轓而守建昌者孤邪是靡之而勿敗則非可相勸而成明矣今謂太安人自存以存其子太安人設無子將爲一訖計乎勸之勢緩靡之勢急緩急非所論此余所以謂天性矣故語節而待子無以處夫無子者也

致士大夫而侵有司之法亾恥天矣

王中丞廷小傳

中丞初以大司徒主事分曹太倉與官者奉稀米相持也既聲聞　朝廷改監察御史而領度支官者奉尋罷于何疏尚書鉱治大冢宰不奉職狀忤旨謫亳州稍徙崑山令崑山故相某視縣令家監爾卽所欲令爲之不欲爲之雖屬之公弗與爲之故給事中某者公不與爲之矣雖欲屬焉不能也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失也相巨室大臣給事中雖廢然揣　上意從私家祠有所祈不領於　天子之祝官歲時聞　上覬復收我者爲之乃相與持一令短長何不至也而公卽又來守吳郡則吳

人徵之矣郡別駕某所治逋租者獄纍一牘爾坐在戍
籍當遣者六十人捕未得者又三百人公趣謂御史君
曰異哉如以檄大司馬府中豈無令主伍吏望見籍而
走乎戍者一人主送至戍所者二人捕未得者妻子一
人捕者一人是千人之獄也御史君勃然寤之矣徐某
者既以其貲爲太學生而復持其兄某陰事署而揭之
途御史君又以其署按其兄使在道中公廉知其爲署
某陰事者某也曰兄不義而穢于家弟不諱而播諸國
其兄已髡鉗對主伍吏某安得儼然因以爲利大冠若
箕日沾沾父老前也乃奪其太學生郡歲以籍錢九千

緡市尚方物輸少府而司寇某者其子欲之公不與也往來毘陵郡錢六千緡與之已而給事中舉奏司寇免之並奪毘陵郡與者官吳郡尚方物至今有司者市之遂爲令自公始也可謂不畏彊禦哉

明汪次公暨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李攀龍

次公生十四而無寵於父也有奴睚眦父怒而不言公輙奮白梃詬曰奴無禮於家大人罪當誅奴蒲伏受杖乃白罷之而里中壯之矣比居庭惡聲不及犬馬父疾爲侍卧起浹旬輙瘳父乃大驩驩之日乃自燕代請鹽筴客東海諸郡中而昆弟子姓十餘輩亦因受賈從公公既饒弟姓亦各數倍然後報成於父也時東海諸郡部使者視鹽筴必召公畫便宜有司乃籍公爲鹽筴祭酒而浙東西皆知汪次公中貴人景之守浙也欲賄于

賈而誣之法賈皆亡至括則獨疏次公名謂吏此節俠得之勿問其餘吏顧得守信公曰柰何以我殺季乃自詣吏景目而誰之公曰歙賈豎汪玄儀也旦夕且千金爲壽不忍須臾貴人耳景曰吾聞守義不聞玄儀公曰守也此中善視賈豎故不名公出則實無千金急給之重其禍卽持劵貸郡帑千金太守梁公許諾會劉瑾敗而景收公得完諸賈勞公公謝曰幹支家言我生之辰適有天赦果然蓋戊子六月六日也公年六十歸自東海老焉曰安能自首刀錐爲二子虜也吾所爲修業而息之在此兒矣蓋中丞公已生者三年及舉進士除黃

嚴令乃大喜曰孺子試爲吏矣服駒以轅齒壯則良發軔雁行吾懼其泛駕巳嘉靖戊申八月二日卒年八十歲云吳孺人者歙之長林人以大父吳公予公而歸公而吳公故客歐括間孺人則勸公受賈吳公也公行孺人爲治室中則室之南宗人疏屬之產十餘家家貿於孺人孺人無弗應而又不責其子錢居數年諸宗人皆德之會有故轉徙則十餘家家屬孺人矣公由是不問室中至家大政積著之理顧未嘗不取裁孺人而往往片言定也初孺人與滕黃氏俱未有子有爲使物之術者謂公父曰何公之先府君有客乎吳公也其謂府君

徐而雅

曰我之帝所乞丈夫子畀吾孫既得請渡河而爲執輿眇夫吳某所覆丈夫子仆輿下左乳中石傷吾因以石識之異日洗兒懸疣乃去又謂府君謝矣曰吾亦得請於汪氏之宗祐矣又爲客答曰雖然必以吾所請者畀吾孫使先一月舉之公所請者畀勝黃氏也弘治甲子正月封君良彬生左乳懸疣悉與語合踰月黃氏乃生良植初吳公孚次公孺人而諸母識焉謂孺人曰田家兒乃大而門又安用持歲獲鑰如諸母爲也蓋吳公見次公冠田家冠無苛禮謂大而門矣言鑰者示諸父之有深藏託扃鐍諸母佩組自愛雍容而已而次公將丕

良于賈也後吳氏中廢孺人偏存諸母而置其事云生七十有八年而卒爲嘉靖甲辰五月五日也中丞公名道昆督部閩粵有平倭功仲國道貫邑諸生封君卜下佛堂兆吉以某歲月日葬公而孺人祔中丞公請余志焉余曰新安俗矜賈郎同列才力相若乃所至爲醯筴祭酒畫便宜至令中貴人疏名求之稱汪玄儀自詰吏玩孰甚焉太守救之不恡千金有所試其長非苟而已也大哉修業而息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其在中丞乎是何能白首刀錐爲二子虜也孺人不責子錢以規室南之產廉賈五之俗之相靡雖女子亦奇勝邪

至其與家大政決筴片言亦其天性然也懸疣之祥其應二世來之以德矣是爲銘銘曰

莫爍於勢而身是嘗之莫美於利而身是颺之見取于予業乃成謀得於失政乃行維道則偕其人孔懷言作之述以伉茲丘

古書象字作寫字妙

雜文

擬秦昭王遺齊湣王書謀伐宋　李攀龍

秦昭王使人於齊湣王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葢寡人使使者閒宋所爲曰有之遂可伐矣見祥不爲祥乃爲禍先是有雀生鸇於城之陬偃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則偃喜滅滕伐薛東敗王取五城南敗楚取淮北之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築蘗臺于宮中鴟夷血縣之自著甲冑從下射之血墜流地命曰射天其佞臣田不禋賀之

易喜之害

此語非賀也弔也

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加矣偃大說既作千鍾之縣遂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偃屬寡人象且成曹商自敝邑來言寡人方召醫破癰潰痤也偃乃更命工加寡人癰痤於面既成謂之曰既微且尰爾居徒幾何吾爲其象人而用之也指大王之象以示其臣唐鞅曰此冠側注者負海過順豕視其象不仁也不知彼何所食乃　葢三副如此於是展魏哀王之臂以彈其鼻曰爾赫之子哉望之不似人君也哀王之臂急而沐于韓襄王之肘曰倉也何乃爲人所搏不愛顰笑乎乃移使去韓王咫曰此豈若等用肘足之時復展

其臂彈之曰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矣何得更舉狗馬西走王豈猶以秦爲王交乃今且不得躍吾治中展韓王左臂曰汝欲有天下右手攫之則麽此左手又展右臂曰左手攫之則麽此右手君將攫之乎所爲趙武靈王之象黑龍面而烏蜀鬢麋髭頫大雋大胸寇衛氏冠差池迤邐五朵四重具帶翂詡黃金師比綬不著紱綴以絲繸命曰伉王惟肖揜鼻而過楚懷王曰此桂後惠文冠者始亦爲從長至函谷關然無奈其以淮地之地三百里劾我也寡人亦似惡聞王之臭也昔者岐陽之遇爾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令

其坐之堂下次至燕昭王曰是危欲爲朱均者偃聞相人於師敎面而土色者恐醜爾其志齊之虜爾父乎其玩寡人大王與五諸侯無異鼘鼓一日倪侯請曰魯衛中山雖則鞭箠可使然亦泗上諸侯也卽折鉤之喙足以爲之何可不使備下執事乃復爲魯平公工不得其象以請倪侯曰亦果解其冠令王可溺耳爲衛嗣君命曰小侯何爲遽絛至今不殄也日者趙氏襲衛爾跣行求救於魏今其勿令加爲至中山君曰此其准頞權衡犀角偃月不若其姬陰簡美也又爲西周武公東周惠公而金不足宋人夜掊東冢出文公之鼎彛椎而輸僞

偃不知也亡何惠盎見偃曰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不中偃乃釋章甫而冠無顏之冠以示勇盡罷寡人大王十二諸侯之象於庭懸鵄夷血於其上而射之血下漸大王象盡服則笑曰吾聞博昌于乘之間雨血沾衣豈天有意乎王之爲人也大王象僵於臺下偃曰捽之曰尚佯僵耶昔蘇代言齊王長主也有二毛矣先王不禽二毛豈謂爾哉血亦漸主父偃以巇其口曰視爾相法當餓死今姑血食哉此孰與雀鷇美關弓以向楚懷王捂其股曰吾將射此以報于泓之役不能如呂錡集矢爾目也遂召倪侯命羣臣以矢曰此

十二諸侯者各令面夷矢群臣乃各射偃之所鄉三發寡人不中王自往面樹之寡人象什於臺下則轉巨石以撞其足曰西垂大夫吾當復絕爾臏矣趣使出木人射其面飲羽木人者即前所爲寡人也已而唐鞅進謂偃曰昭襄無道命齊搆我皆其臣樗里疾之謀臣已命工爲樗里疾血鴟夷加於其頸以象其瘿鞅請以一矢踣之無敢辱命偃大喜至則自射之中其頸鴟夷血出如霤大宰戴驩國老薛居州諫臣也以諫偃曰王欲行王政即身屬櫜鞬遇茲十二諸侯者於中原之上而盂盟之可矣安用終日與桃梗偶人鬬而曰我必勝之乎

偃大怒罵之曰子罕之後有睅其目皤其腹者如爾於此哉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關弓彎之二子趣走唐鞅旣自及偃淫於酒婦人愈甚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巳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一日登蒙澤之臺見朝涉者鍥其脛矣而傴者至使人止傴者曰是其脰肩肩何爲者哉置之轙臺之下使以鼻承血失之怒而剖其背矣宋人大駭而墨子所設守宋之備盡廢王速出令是于泓之事也齊王於是率魏與楚往伐之進兵宋城下民散城不守偃自投車上馳而走至温逃倪侯之館而死三國盡分其地矣

問華渭諸生策

問潼關於殽函其猶重捷也在昔彊秦建瓴山東注如決霤每一出兵割地効賂有若俯拾山東諸侯合從而來止於一夫成列而進道惡爲解則俛仰之勢異也今

天下爲家

聖天子封域殽函不異宇下山以東何患焉獨以北虜憑陵數入寇上谷北地間而先零諸羗往往窺西河玉門塞一旦交困秦人之卒空國出乘障矣卽有若往時大盜嘯聚商洛者竊發其中鼓釆金鬻鹽亡命之徒以爲有司者難扼潼關而據黄河之津則山東之援不至

守武關以分掠漢中諸邑則鄖陽之師不入西北出藍田以犯長安而稱屯灞上雖欲不棄華渭不得也此非王公自失其險而制於人之道乎二三子華渭之間人也其明發念亂久矣何以告我

王氏存笥稿跋

余觀大宗伯孫公所稱祭酒文章法司馬子長氏其然哉今之不能子長文章者曰法自巳立矣安在引于繩墨即所用心非不濯濯唯新是圖不知其言終日卒未嘗一語不出於古人而誠無他自異也徒以子長所遂逖不爲者彼方且得意爲之君是其自異爾柰何欲自

掩於博物君子也關中故多文章家即祭酒在著作之庭且三十年爲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于繩墨也且三十年爲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原夫法有所必至天且弗違者乎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假令祭酒爲文章其微辭美事一不得其所置豈楊雄劉向所稱實錄者也大宗伯又言祭酒與北地李獻吉氏接跡而起以爲祭酒重則是稿也海内學士大夫受而讀之者將益重子長之爲文章而引于繩墨宗伯有力矣乃御史鄭公按陝以西諸郡稱釆風使者還日奏之則又謂攀龍在左輔有祭

酒于文章往往舐列國家大典而抵掌談四方疾苦也
邊要害奉胡言胡奉倭言倭即欲闇時政不亦輶軒所
載者哉乃若其詩則大宗伯所稱李獻吉得其具體矣
吾重傷作者之志因并錄焉攀龍得以具論二公所取
祭酒者如此也

列之薛文清胡敬齋何忝袁安節品甚高得此疏益著

崇眞儒疏　　袁洪愈

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所謂君子儒者乃眞也何也求諸已而不求諸人也尚行而不尚言務實而不務虛也若求諸人而不求諸已而言過于行名勝其實則爲小人儒矣小人則僞而已矣崇儒而不得其眞是教天下以僞而已矣臣見長洲縣歲貢生員王敬臣自少閑詩禮之訓稍長習聖賢之學讀書必體之身心躬行必先乎孝弟親嚼飯以養其祖母釐妻裝以嫁其女弟族人貧乏者分空室以居之計饔飱以給

之不自知其家之不足也門人受業者教之以思誠之學教之以孝弟之道惟恐人之不爲善也事親之禮巨細曲盡而無替於始終檢身之功夙夜匪懈而尤嚴於慎獨淹貫五經而講究不倦悉有衆善而容貌若愚和易而不流直諒而不亢紹伊洛之正派實聖世之眞儒如敬臣者寧使之終困於流廢同腐於草木而已哉乞勑下行查如果臣言不謬或特行召見之禮或專授翰林之職必能敷陳道義賛襄謨猷所益于　聖治豈淺淺哉此臣特以所灼見者言之耳天下之爲眞儒者或不止此舉一人而諸臣皆知所舉矣

眞不娩一

得力在周秦公眞實不能語如以蜀卷後今非復耶輒作日矣

序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選評

古苑序

劉鳳 隆慶

昔晉文公學讀書於臼季曰多聞以待能者王歜負書而游季子發篋書習簡練彼所習何書耶未有聞於今者左史倚相能讀丘索是徒聞其名而已豈世悠遠磨滅耶將爲秦燔之若惠子之書五車管敬仲之所削方墨筆其有一言見於今乎彼齊女子且稱西方之書甚辯以慧吾毋志在內外史遇周秦間之跡未嘗不三覆

嘆後來雖益多。非吾好也。夫圖緯秘記讖數其非出於
聖人乎誕罔時有之然胡可盡廢也若星氣曆度河洛
軌象孔壁魏寢時有出於世者蓋以恍惚疑之獨後儒
之信可乎余涉道淺未能刪裁刊黜若文辭之駁亂浮
譌不敢多讓故其存者鳩繕正之若散見猶餘未盡雖
片言可追邈遐古因削牘識之各以書從俾無並泆初
以傳述舊聞已乃兼舉事類頗及漢以後至隋其見於
他所類者不取若皇覽徧畧書苑類苑玉鏡諸家鄙宗
孝標杳等所撰叙千不存一亦復隨錄之與夫聞之故
老者惜不獲睹猶可得一二既累歲月距之窅冥收采

不得息棘艱矣方渟乎如涉於海未有涘昔歆向父子所錄三萬餘卷庶哉豈遘厄之屢天所忌抑後人蠹敗去之何益遠益亡記云氣老能變曰精事習能變曰智彼閟藏者機既伏泄之華英者化之光精又竊奪之是寧免於懟嫉尤之而庸有千萬世其存者乎古稱立言不朽嗟乎嗟乎所以嘔膽刳衷心鐵肝銖身不得當者冀垂之後世而往往零墜散遺湮燼糜沒顧其殘斷時見於缺簡殘編并其人姓名微著而已故士亦何所爲不放意乎當年極身之所欲而終歲窮愁躭於著書欲何見耶且天地猶有盡而況區區空文余既深感之故

渦而失之乎過而存之在周秦刪可

收之於晦暗蔽壞之餘復光著若發蒙矣此非余之所能也若有以導之而不得其故也精神之流於世尚亦猶有存乎且余不能盡紬繹名山大川之藏與四方所載安知不有同余志者冥求而湛索之必當有繼出未盡以成余書若夫撰次之體則首以古初之書見於他者收拾之雖無篇次亦各見矣曰書類乃占事僻隱若怪奇可喜者以類從曰事類名之曰古苑云

說家序　又

予讀小說家者蓋慨焉古者居寢有贄御之箴女史者流朝夕訓喻而納之規其說之源乎班氏以爲出於稗

官在漢因有典司者號黃車使書九百四十矣皆推本於周盍周官有誦訓掌道方志而訓方氏又誦四方之傳道及閭師縣師各有其書故也然志有伊尹說天乙堯問篇皆出於雜家雖淺妄所憑則又不止於周竊怪傳於今者何寥寥哉司馬子長蓋畧而不書若青史子者古史官所記及周考周紀等豈皆無可取耶三代之事若存若亡稍或識之庸不乃愈乎且安知非當時之舊而必盡去為子不語怪將患其迂誕不雅馴哉則鑄鼎以窮神姦禹獨何為者予既深惜之且怪典籍散泆不獨古為然自漢迄今其所亡失者何限也班氏所列

與劉向所錄不知其同異至隋經籍志則又加雜矣猥褻者燼焉莫之恤若其敘述表見後世何塗岐紛鶩而交鞅轍焉絕騁域自千里矣即相軋亂一旦同泯焉澌滅無遺又何可哀巳哉且其人發憤有所著論罔不以才自貴及夫事之眇小與介在僻幽罔顯美惡皆得附麗炯戒存乎是烏可替者此固不好文者之過也然若梁氏江陵將覆而先爇其圖書則雖有蕭相國豈及收集哉是其亡者固不獨此而并罹焉下逮宋氏所存則又多斷簡矣鄭氏所載猶且不可復睹其全然予怪唐以來何自好而非古哉即其才不相逮遠甚雖戲弄畜

詩學其人長

而筆墨畦徑代以降不可推而上之况近者括帖之習行僅擘裂絲縷相衒而美錦不使人學製焉久矣何自而窺山龍華蟲九文之盛乎予所裒書無慮萬卷凡外家語釐而別之曰雜説雜傳方州記牒怪靈道釋談家月旦爲卷二千零總目之説家稍删其繁複不典者序而傳之不猶愈於優笑博弈乎

陳子昂集序

夫詩發於情性者也作者孰不由斯三代之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故著以爲經漢以來專以質勝猶古之遺風也黃初而降以接晉之正始其文浸開下及六代而靡

麗極矣蓋其志溺故其氣卑其情荒故其聲散以是而求古之淳質其可得乎逮唐氏創宇聲氣混一始復振發然稍就聲律諧合體變遂爲近體而與古畫境矣子昂出於麟德以後浸液以華敷沉蓄以雄思約裁以精蔚鎔範以情致鬱抗以夷淡驅馭以傑朗畧采艷而務氣格薄形貌而專興寄下啓開元天寶之盛而唐之律遂雄百代而長千古矣謂非陳氏一變之力乎夫諷詠之初不能直致情鬱於中婉以舒寫故節奏興焉古者散而不迫優柔而可想後之作者求之益以纖密則聲病拘忌由此而滋遂轉而爲律律之變也又與時而遷

故今之言律獨宗唐氏之盛子昂詩傳已久顧其文多逸大中丞南岷王公授予一編曰子昂吾蜀產也不及吾傳之吾有不釋焉以貽子校子昂射洪人少以貴自雄剛槩有奇氣初入都人未之奇已而名一日滿長安中爲文激昂善條列利害陳當世之務不徒瀛儷偶爲若止營原陵及慰撫十姓皆匡益規誨濟時之畧讜正之氣時見乎辭迺爲詩所掩中丞公所以出而傳之恐人遂將遺子昂磊落大節與所論著不幾於失士哉且其所遭多感憤不平才足以有爲而抑不得逞志行芳潔而乃周旋諸武閒禁勸裡[illegible]非無尺寸而所效又非

選取文之偏而氣競上者蓋爲冐於近代之靡的矣

其所。故其爲詩益嘆慨反覆。有遺意矣余旣已爲挍正又爲序其致如此

范太僕論選序

論者詮理而述訓者也自孔子齊魯論名焉後來者人著其說然三代而下道術不同因自爲家說乃詭異變化不相襲述文之奧奇詼恣亦未可得而窮矣自漢以降旣無異道才亦視昔不逮有能駕說自用別立樞閫不出一途哉故至近代愈卑亦鮮足觀矣迺太僕猶有所取其選自莊荀以迄於今大道術裂則踳駁未純於文然而氣益競上其人皆强騖獨立執所見雖偏衰血

議時詭於正顧其精鍇堅確究極於詰自名其說以爲是至矣天下不可加矣故不可相通而亦不可得而及後焉者既不能復有所出而深切沉至又非復若往者專厲必以其說勝而莫之奪矣烏乎敢望古哉太僕以世異變才亦異宜乃古者多怪嚴未易窺人既鮮好之獨近者易曉且不必致力於學即中才以下皆可企及則所選宜莫先焉者而猶間取之古且以爲不可盡棄乎況乎言道術則莫如古論今之事其趨變也日新幾勢移易安得不與之上下古烏能盡之哉故曰持與奪大議者不讓事若謀及國政繫之萬世與夫四方之事

懸以利害及經法損益變通其論乃廣諭雜舉不可勝載巨細不同要皆以陳一意明得失故裁其議者以當世爲急不徒文焉爾也則非太僕孰能專之太僕賢者後也其仕也聲烈章聞光於竹素旣得謝乃心不忘眷顧斯世其有忠國輔治便計猶拳拳三致志焉故斯篇爲論說著而治安之要術理才性道訓典而見行事豈能外文辭間哉

送莫逢之淮陽序

如百鍊精鋼不可抝折

士伏軾不下遑遑四方自古然哉雖所挾異能所持異說至欲用其所未盡則未有不同矣必得蘊籍懷謀積

雜之管韓
義不粹

長揆勢畧長之摩事分長之明因用長之行箝御長之
法瑑飾長之解閉結長之察發幾長之決計畫長之詭
緒端蠭起長鑿穴於左右長　意定勝長定方於得事
者長定可否於捭闔長定交容媚長微辨定利害長定
去就須臾長虛實之變定長猜貳疑間定長驩愛素定
長肝膽無所吝長此季子所謂以此行說而有不能出
其金帛爵賞者哉故動於杪微幾常新而不竭裁於無
有乃常利不劇騖之若渴故善因敗爲功猝至若驚故
羈旅而能間於戚言若不得已故能中其所諱忌又能
得其所甚欲覘聽於無形故有來必先知之故逆其未

及而遻之則愕不知所慮經其不意而乘之則追不知所以備投其不知而掩之則怳不知所測量章信節而示之則樂在而不疑開械守而要之則吐心而不惑舉弋說而虞之則恐懼患不至焉是以時揖貴勢而氣不慴也抗守交臂而遊不逆也扼腕聚唇而議必當也奉器磬以從而情必得也不遠道里而質必通也構之重捐而見恐後也主約爲講而得其柄也是則士之所爲遊而得意於天下也今莫生方困窮於途闊於所遇偃蹇不知所之與季子出走易水之上親信背而去之其無聊殆何以異然莫生之所以遊者有一於前所云者

乎未也夫今之時則非徃者易動揺也其勢之難皆
則所挾操者即十之猶未見其過也且揣稱於不見其
隙者而欲因之有所合量變於未圖而欲其恤吾私無
所愛無所於中之而欲求必與也謀內詘於己而欲與
出塗者爭捷也不能見所長而欲使當路者折行也此
則昔之所謂難而悽悽焉人守事窮巷十試而不一遇
者何怪也淮左固多勁氣楚人剽輕然節俠好行義即
又賢於他所者生能慎修六術審見九言精習十變善
飾五稱謹施三智先明所請不失所擇轉移若化攻至
堅於瑕釁藏拙巧無輕角試收天下之遺責攬天下之

揚季朗在於鱗之上而心服北地

豪傑為當世所推轂拱揖先路而避席擁帚無寧使人謂生善遊而謂生遊道實有鈌

送魏季朗序

今代之能文章者稱李獻吉輩其人也非李遂足擅一代名始為文緣習卑下且我國家以武定功一二文臣辭不勝理百餘年來李始創闢之相繼作者皆李力也然李之文韓愈氏或自後毘陵晉江之流稍重於時則宋之遺乎有異自迪功始為六代江夏復恢之則其靡於今者是矣濟南作則覩獻吉又變而之古一時諸君相與應之自謂左氏太史復

出矣然議者謂傷於襲哉其所鑄詞必範之古是矣然途轍尺寸一將循其故步是猶且不可而況抵掌談說若優笑之為乎予觀近者文不越三家而于鱗盛矣魏君天賦猶絕淹覽該備其所解上無古始下掩來者綜辭詭異操裁叔變不可以有方而不可以無方循有冥營有遺往來不代而不可以知是可謂古之自出而不出之矣予往則狎之然相樂甚也而未嘗以相銜也昔于鱗有云予才視獻吉而季朗才視予斯言過矣予於魏君博洽不愧之而精覈愧之予也畧而魏也詳則安能望季朗哉且毎有會於中予倡之魏君和之魏君始

之予卒之徒代之以嗜好游趨接捷昵近邀逐快適有如予二人者乎夫且相與順比於時則雖終日談而炙輠之辯與謇諤有以異乎而魏君之喙且三尺矣躡之所以無覺者以不離於始也談之所以無虛者以夜之者也故辨者無辟閑之緒則無以藉察者無匿藏之端則無以藉權者無離析之思則無以藉予與魏君遊十五年又復三矣三年間魏君之進之自下未嘗一日寧居則予嘗輶然以思夫專閎之情振矜愉越之情奮節慘悴之情厲激憶傷之情槁枯凌遽之情臨促離遯之情蕩浮游放之情廣肆利榮之情濫盈進徂之情銳上

欲以游進其身

故刃不發則若鍬澁而劌於匣櫝不騁則筋踡急而蹩於櫪少壯者不馳則痿厥而傷於血氣士無千里之行則業不勤賈無廢居之事則利不比使魏君終歲不游則千載其可俟哉古之賢豪不已於行者多矣未有不出戶而無廢功者使所畜不因是感忿奮發有所於藉之者則壘壘之化婦人孺兒之事也丈夫所以相期者即東貊異地曠之易世有如一日可以朝中相示也而恐對面接席比肩交臂不相離哉昔漢文帝云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豈非濶絶意有所獨詣雖自賢之行在貴勢有不忘者矧子與魏君共砥豈爲褻昵竦數間乎

故遷感者情之變移而盡類也睽姝者跡之去來而極思也魏君之文無亦因之激而益奇宕而不制遠而不可即兼納山嶽川瀆之氣而備象變情物之故巳乎今

且贏糧爲冀北游夫

天都者天下之所走集其爲麗繁浩穰廣㢡轃溢憑氣恃才以文名者不可勝舉矣燕土尤烈亮好爲名自其性然今

明主在上賢公卿大夫相與涵育緼積於雍熈淳曜之化文日以宣融敦作明盛豈特如予所知三家者巳乎

予不覩都人士亦十五年其風之流被海內者予冈得

典誥典則　詞饒厥則　弇州固宜首肯

知之則郁郁哉文之盛有如今日乎于顧有以昔所以擅當時傳後世者獨文焉爾乎

送元美太僕序

記云以文命者期十之世璿璣得常今我國家光烈丕嗣式顯昭之越於今放唐之文其在茲乎庸乃以伯冏之命命元美者尚亦以乃祖父世篤之有成勞於王室厥惟載於功宗爾能嗣修惟敬恭之以用無忘前之勤是以先命之四嶽之任曰四方之事茲惟宣叙厥于底於績則既能纘服紹啓我上宇用廣顯德以惇明攝固之若晉楚之郊而有章采服物令典之用

則惟夫子踐位而遹以無愆於常彝顧日靖咸我封畧播敷於外弼成罔弗蔑是其能忘翼亮寅畏正於左右前後哉故茲簡也豈舊黙是爲抑以僕臣正后亦克正

今

天子新服命尚賴百爾有位君子匡佐不怠以旦夕交戒繩之義憲而達之正辟非無自入也故侍御僕從必愼簡其人而太僕其長乎其在周掌正王之服位出入

王之大命侍朝而正位退亦從之輿王之出則自左馭也其爲親臣可知矣故冏之命書獨著之若今之建官則視司牧也其職少異哉然入贊九卿國之大政實預

聞之則惟所以致忠於上寧有間乎且夫子之舉也以
文德興在位夫文平成天地緯象日月通理萬物而軌
儀舉動者也故所以經國緯化建之彝道而奉之訓辭
舍文其曷已哉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而能以其欲
從焉者蔑之聞矣故謀議於內外以講大事則曰謨明
弼諧者文之業也沃啓於一二以贊祗德則曰乃言惟
服者文之教也定我基命以作股肱耳目則曰亮章天
工者文之象也疇咨上下能道天人之故載之典圖法
象而曰監於成憲者文之功也誦言惟昔作誨讋御以
憖寘於耳而曰多聞於典學者文之華也若文告之加

於四國誓命之用於正衆多才藝之事鬼神史之能辨名百物以周知山川爽精之氣宗之守九儀五禮六樂胥之守度數聲律是皆文之散於一節者也我
國家文命之昭受二百餘年矣其所浸潭衍溢沉蓄蘊育誕發於今故光象之顯昭休動之無外而覆被之感若所謂太平嘉瑞圖書之出於是並作故坤靈圖云法地之瑞與鳳皇銜丹書者是其時乎且周之盛也亦十五王而制作始備今周當興禮建學儲精垂思表章風厲詳延博納敷求之矣而太僕之命君子悅新舉也謂是將興禮樂哉不然以彼其才而涉揚於外已久何至

於今而始庸之且罔之書實云以汝作大正正於羣吏其無以非人備官耳目迪上以非典雖今之職司庸異而意者其有在乎不獨以匡乘馬之政涵子爲也且君子之命才其何異命馬乎而謂非所及乎政哉故材之若䘏若佚若滅若沒者天下馬也直中繩曲中句方圓中規矩者國馬也探前距後蹄間三尋者戎馬也四尺之輈終日馳騁而不弊需力已竭猶能一取焉者田馬也進退不可周旋不能蹇不可勸登者駑馬也是以太僕所守雖爲馬設而政之寄則於此選材焉必以夫俊雄沉鷙擾馴此亦士之千里者若夫雖泛駕而佚材焉

幾無字不典雅抑何壯氣奕奕

足騁者是亦並畜之至凡馬且不一顧而況異棧翦鬄飾之乎故文馬千駟是今之才盛也而朽索在馭其尚不忘交儆乎位則虞臣之箴乎不然何支命四詑而猶逞逞市駿爲也

送郡侯吳使君入　朝序

江以南之郡蘇爲大自昔論治也視蘇爲急故治蘇者難其才必慎稽以敦命之即不暇微遠自嘉隆間爲蘇者可指數哉皆以賢才選擇而來治效聲蹟遠出他郡上然至吳使君之烈其何以尚之哉夫治與時上下往天下之綱嘗寬矣蘇負海郡沃野而饒五粟之田廣衍

四斥水泄最而稽留渠於有穢故驕逸之所由生與後
縱之習無亦惟是寬政之所休養俗既富厚則其時有
放恣踰僭勢然乎既患其不均則用文法相監司一切
窮竟作諸科條至纖備令民無得自由一以吏爲法置
伯格長動静必聞下至飲食衣服與爲節度敦儉忍嗜
欲從限制不則使相告言坐之又羣子弟讀法訓論閭
里雜業皆若身至其家教之知所觀擇焉其勤精務治
勞心焦思以飭其法蚤朝不遑朝夕不遑夕而憂其民
惟恐不出於愿慤忠信猶染故習爲也雖刑名比詳法
令稍密教化之意則懇懇寓諸文案咨訊間哉然民遁

其情而有鄙心即暴戾子弟無賴少年跳驅匿矣而未諭所以故辟睨有司而患無以逞其志於一朝尚將使為敦行躬有之無以異於古之成俗乎則強之兼勝亦何幾之與有及吳使君臨之則曰是法也夫既已備之矣復何取而紛更之為夫循法而治者是從政之經而求靖於民也非所以求罪而深索之也因俗而教者便事之本慮經而易見不待錯質而更諭也且今與古異宜風與俗異尚苟無繫於變緹冠秫縫圍大吳之國哉語云摩之若痛瘧之若衷吾寧使四境之內喜好謠俗被服居處奉生送往無不得也而又令工賈末業纚至輻輳

其溢也穀粟絲布流而入他所衣履天下無不足焉是
亦惟綏之以靜撫柔其泮渙漸靡之深其澤何至未洽
於信誠介倪於始遽望服習安吾教也若猶是恣睢扞
法網姦滑橫民閒縛束之三尺固在手自爲奏上之報
當不逾夕下吏猶不及知亭疑法分別其原必引經義
文飾陳所以輕重無害吏錯愕不知所出曰狐鼠何足
以治爲若令日擊一豪族明日收一賓客昆弟又奈何
卒令此曹子不患有司也夫根荄者時有之簡修其政
器以涉揚其芟作田良苗得無蕪穢而已無亦弃侵傷
之不惟其類而疾之已甚乎則合耦於耡生植之幾何

而霜露旦交下亦何賴於縣官為從政者豈有不得已焉而為此如荼之令也故使君之來再期未嘗見其有所議於法特務時而寄政焉用力少而成功多與其羣百吏而習憲於前譙里尉游宗以申命於什伍審吏嗇夫而籍一二布之繁其文辭無所漸漬之徒上下相謾蚤晏之時謂已布憲無虧令語以能率厲由禮俗則未如之何也已令能使人盡其力勸其業而樂其事九府之輸不異期而集成厚化不知所由然果乎如放於春淳乎如在於海風乎如泳於澤他日者方集衆檢式責讓畔異路及舉孝與廉雜問得失而此皆篤敘於自

然無虛飾事觀聽外爲若狀而中背者且民旣荷戴之矣即與行醇厚惟上之視寧辱鞭箠使也古以惠得民不忍欺者不知效孰與比乎

嗣天子新服命元日大朝會以六計弊百職事則吳使君治行爲天下第一獨書上最自餘爲條教者在後即頭謝羣臣皆心服其能首賜爵疇庸天子且臨軒問何以治蘇而功烈如此也使君雖不敢有所陳對謝以奉上之德然有不可讓者安用稱長者之言不盡其意有所規獻也補治益主忠國之計一舉而悉心焉蒙嘉納有所施惠天下固社稷功哉恐股肱郡暫勞且不庸釋

骨力凝厚
才幹精強
作者皆謂
選鋒

翼輔而久於外獨如吳吏民之日引領而望何

送蔣僉憲兵備岳州諸郡序

蔣使君守留曹且未一考被
命按察岳州以武衛從楚之政夫今之時熙治矣豈猶
有所重圖於民使南面而不釋然忘楚之慮亟以使君
臨之哉且譬之衆材焉使君於今今之棟幹也是所重
倚以構造我方夏豈其無選事而授之者楚於天下強
國也自芬冒以來篳路藍縷以處山林而能修其車賦
治其戎兵以與晉更霸故其餘俗猶以武扞勵勁輕心
爲習逺今猶故也且其地莫非崇山大川廣藪是能生

殖百物以成嘉功者乎然非下之利也自昔封畧之固而固以怙恃為不靖急而走險其能以狡禍猜忍之性安其田里可鞭箠使者其與幾何故易動難安以武力介自逸而憑怒以騁自非柔服訓齊之以禮教而又董振以攝之威命幾何其能使山藪林麓絕壤窮裔之人而無有不被乎故汪是土也而介以昭丘沔漢所謂金城千里者合資灃湘灘而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昔秦與荊戰而爭洞庭五渚者是其地雖虞夏之際三苗且負之不式化矣歷世咸置徼焉於以畫地而守險固有自且跋跔科頭貫頤奮戟者又其恒俗然陟梁為患烏得

不爲深計哉語云誰不可喜誰不可懼故雖今之世抑豈其無而使君之才又閎議長慮瓌達博愼何邇圖之有載其明畧與之勤恤以宣叙百職固國家是賴徃旣爲郡邑則無不即乂及爲士以詢聽佐司寇理又以文無害稱矣是皆未足效其一二故斯舉也以江漢之間控扼上游門戶庸蜀而襟帶荊衡其險固則東南之重地也是尚可抒其才一日乎夫民惟險則乃多獷矣即方舟汎泭而濫於重淵淫於巨浸渺瀰島嶼遷徙固其所習而安之者矣其有作奸椎埋欲窮其狀彼且不肯詰臺置對亡命山澤奮臂一呼什伍相聚急之則挺而

起緩之則浸而日甚是安得不病有司惙惙然恐一旦發也吾寧厲甲兵驟作重劾盡出而置之法嚴若束薪使無所逋逃豈不快意稱善能制其命矣然何以懷罷士之心使無敢犯令乃欲以一切勝凋敝之餘民且不見德而人求逞其願吾能以其欲盈乎哉方城之外楚之令典故在孫叔之制叔時之教是荆人之所服習也抑豈無其餘風遺俗乎無亦使君之所以治舉德刑政事典禮酌其善者内戢其民而外以經武因以春秋耀吾兵士不惟招果毅以蒞之休動之以明惠綏柔之申令簡服楚之士於禮義以蓄威於天下工賈商農不易

其業父兄之訓嚴子弟之率謹卒乘輯睦師人有禮吾一揃而巡之恩踰挾纊故甲不必釋於纍兵不必出於翳弓無解槩矢無離服而武衛以奮洞庭之波若在杯盂阻深暗習若在宇下何潢池之赤子能盜弄爲武羅伯之地不惟使君指顧使而以寇令施之乎且楚人輕而驍固天下之强兵處也而又擇所以授之若此抑豈惟楚之爲徃者嘗一用楚之兵究當其隧井湮水刊則又何賴於鐘鼓之師而且以蠡賊我中夏故以使君從楚之政藩屏焉設内政焉寄作戎兵以待不停不虞天下惟無事三選之士不待令而集二廣且駕必無留行

右撫言詳 右刑言冊 佐以健胃 想以勁詞 才人哉

矣若司馬法所以致衆於金鼓之節是振旅茇舍之常也豈謂一二長吏不能時訓而月修之而待使君子哉故必先撫之而後惟所欲川不然以山川形勝異時所跨據而進與中原逐者是其輕以委之余是以知使君可以此定功業於當時光於前之烈矣

送戴刑部守撫州序

惟皇四載秋九月

天子命司六遂之士戴君若曰惟撫實介郡鮮在江服往陶正是保以佐我王室之禮器埏埴之事陶旊(方雉)以度髻(刮切)貇(苦貇)不入苛慝不産民以無忘厥疾惟是麤

蓋尚亦崇有虞氏乎不然是瓦礫也則亦何有於王府今余命女牧女其一乃心績乃功法乃百常者爾股肱以宣爾有民余亦惟女嘉越若有顯命爾所弗忘迄於裔土其與幾何藏君既祗服顯休誥日惕以懼曰哉其庶哉若之何免於戾戾駕而南也諏以塗椎邇言罔不用謀既見劉子而語之故劉子曰予其邁哉夫撫易爲也且民生在勤而撫之役不佻矣夫勤以本事事以建利利以敦惠惠以保業業以定功故治可明也事立則勤時利建則力紓惠敦則求阜業興則俗無敗功定則教不煩動時所以給濟也力紓所以豐物也求阜所以周

徧也無敢所以徵恤也教行所以保本也今撫之民圖勤慿朝夕不遑暇豫矣不謂無怠無傲惟土功是攷乎夫能動民以力政而加之以純固受之以蒸遂重之以率作和之以廣厚其何事不徹而何生不育且治民者將備未至而設之者也匱而後圖憊而後知恤將侮之是召則何以在上乎若夫山林藪澤田疇原麓衡虞是朝夕之所有事也而使竊墮簡棄不圖康功是即繕完緝比遂其肆既殫盡蕪穢困竭余雖欲有於乂民其若空饉離逖何故長老字幼振窮分乏存寡收特甾淹起疾扶罷興滯是所以承上之惠而導之民者也鳩率簡

役賦事發功布藝程績登効輸備納享儲資用器是所以率下之忠而致之上者也且子法吏也而獨不聞乎五屬大夫皆身習憲於君前載而布之鄉遂之長察民之麗而致之辟其有不從上事而倨傲易令者弊之以邪成其有不育於家而怠昏從欲者弊之以邪成其有離俗恠嚴撟誣竊令與夫兢於刻鏤繁於文章淫於奇巧者弊之以邪成是典圖刑象職憲之所守也而假他求乎今吾子卽撫之治勞之休之時其出入煦嫗之覆育之詰姦慝禁泆麗止寇攘懲薜蘖剃禮新叙舊任良
、、、、、、、、、、、、、、、、、、、
物官硎範軌正庸勳偁工施告宥災可不終日而聽斷

鄙緝睦經產阜繁惠殖孔固其有大役聚人以心競血
又何假令以驅之乎詩曰不僭不忒鮮不爲則不僭言
不康娛以縱逸也不忒言不淫用於非彝也爲則言上
下習服而治成也夫是以功立而不廢教行而不阿載
之以令名奉之以勲烈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茂常百世
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日登其受祿於天也則宜戴君
起而再拜曰若夫子之言實長國家抑又以厚吾私也
濂也敢不承

送何制閫之福建序

舊闕放旦
臬述其簡

昔在禹命九州經别六閩居海中雖暨聲教固以荒外

兔如稽人
談稽

蓄周官閩隷則又以牧圍視之逮漢入職貢畧與內地等然其人民固柔順易化地雖阻險而沃野千里足以自贍自昔未嘗患苦中國其爲不侵不畔之民久矣我國家初建則又首服從迄今殷庶才儁往往是出迺邇者中夷寇刱殘之後綏集者又十數年矣繁阜已不啻昔何子侯乃被

命開閩其地夫文化之於協萬邦也固欲使民至老不聞兵革然方國各置率以經武陳師鞠旅焉豈以治安而不祇戒崇明命乎哉若閩被海東南駭猋騰薄往來呼吸猶不可一日忘警是以上廑

廟議其為遠馭長撫綏靖之計益至詳以悉俞侯世將家慷慨有意功名其受茲鉦鉞軍鼓之任用不夙夜圖以身許國蔑有顧矣迺以入

賀事畢道吳予壯其意為道閩故以送之夫閩內阻海外限以崇山接界甌越其勢易以為非然而不敢者以漸習深諳禮義父兄之教子弟之率有素也特孱弱不勝兵一有警使之卷甲而趨攝弓而馳則恇怯幾乎僨敗矣求以有功其將能乎若往者役皆召外兵僅而克之後乃益募士屯戍予嘗周歷海上按軍實蒐乘簡汰之矣皆烏合不選少年平居則桀傲驁不服馴及督

之麦陣則爭先死敵者安可望之令之進而不進止而不止前後上幕府以不中率召下鍾官不至理又不肯置對悖桀不可如何者數矣徒勞縣官供饋財又非一日之故也至衛卒尤弊而易訌若驕子故原閫之患始於姑息而軍法不立恣其要求復諱於欺詒養護醞釀成之自非有專斷之才行之以果明於勸懲罰必行而無貸以司馬致衆之法訓之平時誅後至者則可以視吾旗鼓而爭效命矣此不繫之將乎傳云一夫善射百夫決拾大抵江以南之俗慓輕非無逸材驍絕敢奮之士顧教不先焉故私勇犯分椎埋作姦而怯於公戰使

令之必行則可驅之蹈水火而患無選士哉且閩內之則山澤之逋逃於幽荒習谿于黃間隱伏肆剽掠其人顧不可驅而出使備他盜與外則瀕海善舟揖千里遨利通貨賄以市於外國一二長吏或陰縱之浚利也深則敢公扞法網無所顧忌其啓隙兆奸非上致之則誰與故非得廉武健吏深治其狡禍之民遏絕其黨徒遷其豪一蕩除之而後施以寬惠使無復者則烏能愉快哉然此固自監司任耳今之命閫其權寄也輕雖期於共齊而勢不得專獨可振耀威靈以揚厲光命佐宣其閫慎固封守而已若東粤之不如則亦預有事焉而得

可作虞書讀

謂請問諸文吏哉余旣習閩事故喜爲何子侯談若必欲舉舊典則往置寨皆於海中或去岸數十里今畏涉皆內徙矣卒是而四封之內儲峙器備其窳鈌也可知顧閩非用武地獨可文教綏耳即天下有事嘗坐觀旣不能患人而亦不足以爲資何侯方欲建武庠卷乘勝疏封爵知閩且不久借也

送通政司周公序　隆慶初作

主上御極建置宰輔用統百官致天下之良材聚天下之賢俊則有我周公召起自浙端委黼扆前以詔嬪百納之善於時敦誨舊老儒藝經術博聞弘達之士克於

王庭徧於有位凡
上之服物章軌典制法令自密近而施之邦國與夫興
置施予懲罰詰讓無不比於憲公執軌盡諫顯諭匡導
誘啓其衷而陳力致效於何不盡也若正色危言犯而
不隱與救於既發力倍而功半者其事豈同日語哉葢
際良時佐隆治其勢若因洪飈而託纖羽引江海而沃
槁枯故不見其勞蹟而潤澤周渥張皋振發有不假論
說而成況其潛計深慮謀謨於　廊廟者豈在野可得
而言哉時且計公即秉衡操成大啓我疆宇以純祐我
萬世乃側聞公以

簡命曰爾作納言南土惟是舊都　王業本根爾其靖之其庸愈可幾乎故微肘掖之親而分宣翼之寄去朝夕之地重臨監之任夫公於四方之政既所備具明昭利以敦道之當必有所崇樹余何知焉然竊有獻夫江以東在古不乃甚重若今可不深圖乎東南沃壤强國貢賦分天下半其遇水旱不虞之患若吏理失職則上

闕

宗社大計貽宵旰之席是當求其源思所以消弭拊循長養之由不徒為一方計實天下萬世計也且布上之德而遂之民者五屬之吏吏所以聽論斷擊者盡一之

洪今用舍旣愼擇才益審吏皆賢明法更詳以密宜與昔加治而視閭井生殖繁富於昔何如也人情澆浮易動於昔何如也爰書塡委毛摯於昔何如也是非吏不精敏法不備與教督不勤察舉不嚴之故也殆求治太過上下之情不甚相悉故雖竭精神盡心思民愈不見德理之而益棼澄之而愈淆其由此乎夫情貴於流通而或壅遏將使柄易於上勢竊於下其患於何不有乃自古識之矣然徤者譁而是讒說僞以辯僻以堅震驚交亂皆言是媒使言而不擇是衆爲政也則亦何有於治故自昔理亂往往因之而喉唇之司肺石之任必求

忠信明察之長觀變審勢識大體不徒以廣稽覽采流議苟遂譖愬爲也今咨於朝而得公其臨之固知其務慎也何有哉公行矣風之所趨是爲政俗輕重所由不必易置人之情矯而爲名也易立吁嘔而爲恩也易工畧形跡而取衷於獨見也難持違衆欲而必申巳也難遂是以君子之言多疑而細民之情易狥弘遠之議多格而萎華之言易流单危微悴多以貌欺而士族世室每以實辜此沽矯激訐操切剋轢之習所以未絶也喉脣出納

國是焉繫公於持之由是焉知所望治矣且銓㢈將即

召公入平其政政本之平豈惟南國實受其惠哉

氷厓徒負而潔之品似未盡豈前輩斥譽耶

贈憲大夫氷厓金公序

古者贈人以言謂詔之長者而人肄焉故言堂則克于堂言室則克于室謂言善也非所以奉長者之謂也故以爲壽必先之辭則頌乎亦祈也鄉先生曰金大夫余習焉大夫盖溫溫恪恪氣和而色莊古之人乎今行年七十而康余從諸父老觴之大夫盖諄諄讓者再曰吾好古有所述明業在簡牘惟多聞以待能者故不能捐書廢學迄今遑遑爾敢言老乎吾嘗從大夫欲舉隆世乎三代仕所歷四方僅僅欲無廢吾所爲若人歸之惠

本則何以稱雖得謝䢖心不怠敢介自逸用弘於私哉今其以燕禮接當養焉猶若遽者請辭爵諸父老揖余進之曰休哉大夫之德讓而益顯與大夫故爲李士爲廷尉以平反明清於辭爲論多報罷之所活者不勝計出而持憲其用法也愈益慎所全活也益又多德之在人奕世不怠矣且古之所謂不朽者其言立大夫所論敦厚以則可爲經百世訓廸於齋士昭若揭日月而行之其教漸洽之矣抑又以爲不足退而論著綜百家旨要叙當世之務列道術短長下之象數聲律明得失之分以傳諸後顧有所退託不敢顯自附作者欲藏之名

山川以俟昔孔子西藏書殆亦謂當吾世有所是非固未可自任與然猶之乎數百世之業也故願以憲老焉雖未得致之東序以饋食禮饗之特吾鄉之縉紳大夫士私相與謁賀則謂大夫東修行義迄於耆艾其所操植如彼足以厲世成俗勸掖導誘是宜爲衆所願望以爲楷蓋尊之斯事之事之斯欲其壽考以寧永觀省弗替人情之所歸豈有異乎哉昔在管氏之教役官期而書伐以告且擇其賢者而異其禮曰有功休德長我官惟慎愿慤以待事勸綏有衆足以補民益治者以時升之即大夫雖得謝修於鄉鄉化之矣設安車之命一旦

及門其得辭四方之役乎夫鄉不越長故我比里之士咸以其敬恭頌言於大夫祈之遐享惟是康裕其東發明耳目覩聽筋力之從無弗少壯若者則素之賦受醇固厚凝而又爲天所廸篤申祐保茲有不益介景福延長哉余不敏則屬之惇史焉歲時軷里復事而有所問可具以對　上將遺存于家也

送張幼于之金陵序

撫景流連壯心慷慨登臨寫送烈士歔欷豈婉孌之弱虞獨磊落之雄姿眷容與而遲徊薄雲天而高厲僕少時擊劍意慕縱横伏軾游談庶幾當世專嫉在前讒娼

莣作水由

居後才大用小勢重發輕盤桓屢引迴翔淹薄何嘗不
蹀足聲劾高蹈拊膺痛英年之不留嗟逝波之靡及驚
蒐蕭搣流葉生哀孤影忽開岸虹中斷身生平親懿海
內交游晤言一室夢寐千里睇行雲以送歸指飛蓬而
傷遠離聲騁上國光生路闊亦復杯酒踟蹰握手興歎
白雲飄飄半是河梁之色黃鵠一舉空多異域之悲況
張君與予交外形骸氣屬金石擊筑筵上失聲長號吹
簫市中仰天悲嘯霜旦晴初酒中累月神閒興劇賞好
忘年邇迺埋煙熾結霞軌挂枕巨海釣連六鼇遥指天
末西尋白門二三君子相與祖之履綦接響觴詠錯陳

漸露微流金行初御澗谿懷風林岫生韻軒宇清泠珠洗江中之月毛髮灑淅扉沉別浦之煙虛爽空來占人衣袂覺襟期高朗夙昔都盡眺引暢適四坐皆傾沉醉關河枕席江漢蘿月半懸晨鶴未警而征夫已投袂即路矣想流風於延瀨追舊侶于山陽辭多憤激興復惋楚聊申別章與長吳而縹緲同煙水之悠悠耳

續吳先賢贊序

古賢人之修於鄉是其貴德乎若出而定國家功伐在天下則太史氏存焉無不書者其鄉之行則惟閭里族黨詳之豈無遺者是以在周游宗黨正各使為書有以

也夫吳在昔爲奥區賢人產焉者衆太伯潛焉子游澹臺各標其間然不附青雲之士則湮滅無聞者可勝數哉昔有婁地記諸書及吳先賢贊多不傳余重慨夫賢哲立身修行莫不始于家是故古者正月朝下鄉而復事遂定其論及有所選也亦自其鄉登之則雖出之四方有功烈著于内外何不記于鄉哉顧今之爲書者多繆妄竊操弄顛倒之其所襃進非陰有所附離則顧望自爲地所刺非不于其娟嫉則以無所于籍忽遺之是胡所徵信與往志作于文定公諸賢又有別載者則楊循吉閻秀卿徐禎卿祝允明其著也余私其緒有所述

明若其義則竊取之矣且不能遠及古始者何夫前之作者既藐世與人易不能有所奪于故斷自今則論其行事跡其始終之槩若功施于民蒸蒸遂遂者以勞定國赫有顯名者翔序卿列藹藹濟濟者歷踐機要善保無咎者積資賴寵默淳膚邃者躬勤砥淬宣翊庶猷者董正彈壓望實克副者艱棘危慄蹇蹇弼直者闡造士彊桓桓師武者智畧輻輳鎮安寡祈者仗節引義矯矯烈烈者介厲嚴公侃侃諤諤者廉清潔貞操行絕俗者高遯不汚違世獨立者好博研思閑雅知物者斂膽辭致蔚有藻章者渰該秕事綜毫翰與繪事者精理微解

善爲方論砭石者雕文刻鏤巧技佴爾者誕惟朋僭游
意變刻者至于婦人之節抑或有女狡焉然無得而紀
焉者以貞一自其恒範自非有姜嫄太任之德慶流無
窮則雖梁高魯寡亦所不列自節義以上不爲題目者
所以劾于用亦各因時或未可以槩之也彼君子者其
虛其徐威儀王國是我吳之盛也。出處異道無得而議
焉。

畫史序

夫圖象與書契並作蟲魚之跡其流分遠哉然未始異
也即書古繁重奇奧後乃易疾便事則畫之于古今猶

先生每下筆輒不苟蓄胸有結構云今人文不工只容易落筆

是乎唐虞以來施于黼黻文章旂常鼎彝為用與書相雜而六書有象形則又出入其閒矣周官畫繢之事後素功則法由此詳貴文而親用雖眇微未嘗苟也後代愈降則愈不相及獨畫然乎其書傳自南齊以來僅載曹陸顧展後之述者雖所著益多然若信陵宋元君之客解衣盤礴者戶牖閒畫龍者寫戚廣大衣冠者甘陵圖美人者漢以前不少槩見何哉豈遠而難詳抑其事蓋卑古能之者眾與何弓矢輪梓猶顯其名而輸爾慶石至于今不滅也將存于圖象者易逸亾惟得載于簡牘遂因以久與秦始皇與海神相見左右潛圖以足則

古之擅藝者不勝數而求以名聞固不易也吾宋多名流魏高貴鄉公梁元帝皆以尊貴尤好點染其事圖與書法同神逸自天性然是非學習之力雖云位置形勢組有其法而回腕用指骨掌之巧人自爲極靈妙非言能輸故品覗其人而人係其代唐亦多出于貴游若閻左相薛少保韓滉王維者此豈規規吮丹設色模效者遂擅逸代稱至見于歌咏者其人多骯髒負氣邁爽故以此重即不爲其人使庸俚而能與彼俊雄者角能哉至宋氏名者覗唐始不如非以其人無復向者與故以工藝覗之則術賤以玩弄嬉時以發其憤懣于胸臆著

之筆墨素繪而寄之千載喜愾忿懟悲愁皆形見者則無復論其代皆可貴矣今書自謝赫姚最李嗣真裴孝源釋彥悰道醇景玄若虛董無慮數十家皆標指得失論擬工拙提覈品象該驗名實兼存記題目叙閡奥畦經筆手所宜備見古法服乃萃爲一編獨今代名家雖有述者而未足覽觀因并爲核其事跡有所删裁且以見古今之變可深慨而惜予力不能收蓄又僻陋不得盡觀古名畫識謝流别爲上下其論其散遺人間者終歸于澌滅惟斯庶可少存乎哉

刻韓非子序

韓非子書學者多有之太史公知其悲說之難而不自免夫非之言則足以死而已尚安咎乎始非與李斯俱學斯自以爲不如斯顯於秦矣而求入焉一棲兩雄是將欲免乎哉且其言智術能法之士與重人者不兩存也可以罷過誣者公法而誅之不可罷過誣者私劍而窮之斯者非重人耶非於立談間遂欲矯其情行而退之斯又安得不逞其憾而隱忍爲也故非者刻覈人也并其身而不顧其論進說者之情備矣僕上之所向而以吾說當之是愈疑主而不敢輕任吾說也可危也謂人主之左右衆非伯夷而與愚不肖論賢智是顯言樹

慾羣臣而不自圖可危也謂人主所以馭臣當操法術如束濕如御奔可危也深言人主以所不任備所任所使備者即所備也可危也謂君失一臣得百上下之間惟以先發爲務可危也夫察見至隱語及上之所諱皆可畏忌者而非盡之欲自全也難矣故率非之說使人主備臣下如嚴敵雖甚驕惰之主苟得聞之未有不懼者也懼則思思則不敢委其枋於下使專壅巳是其庶乎哉故名法家言大抵能强主心而恐其下厚於猜而不敢自恃臣子之恩薄而疑畏之跡深有以刻而失之者矣未有以懦而蔽焉者也是名法之所長也今夫玉

爲名法推究心術

危至貴也通而無當則不可以盛酒瓦甒之賤而不漏則人將安注漿哉故王道者玉危也而不能如刑名之易效者謂無當則不可徒貴也而申韓三子皆大畧同術獨申不害者用韓之小國而能終其身治強且無患鞅雖以其身覆而秦遂日以興韓則徒託之空言而已嗚呼亦其遇不遇耶然非者韓之孽子也而卒欲覆韓其不務維賊擣何甚也鞅魏人也欺公子卬而虜之推是心也固吳起樂羊之不耆也其疑人主而自薄也術之敝若此何怪也惜不害書久逸故申子者吾不得而見之得見二子者亦可以明名法之利害矣

失此一機會失此一人才宋事堪痛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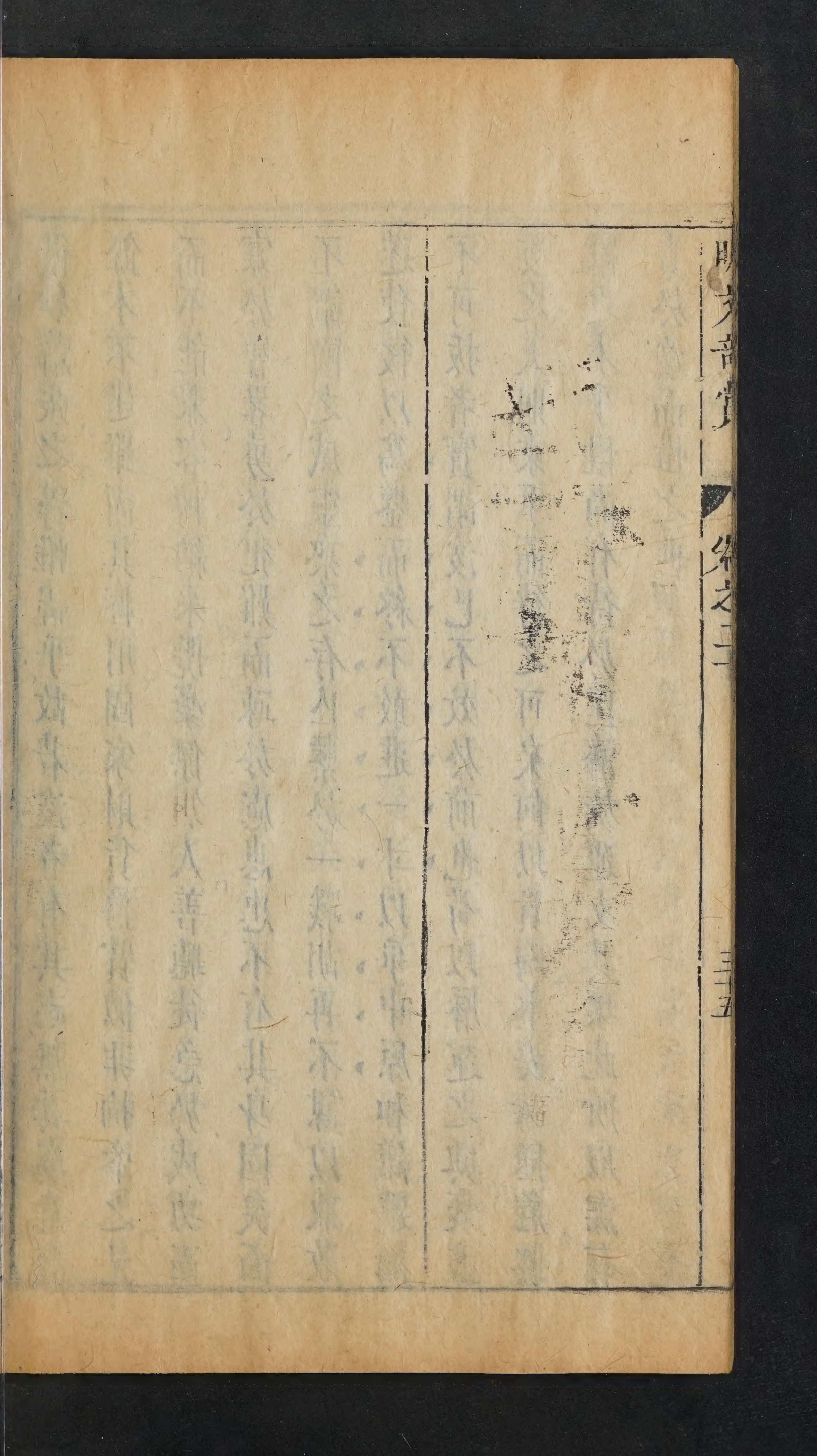
論

張浚

昔單子之論萇叔為其將輔衰周而强之也魏獻子尊周而為合諸侯因并謂之有咎然則竭忠力以藩扞王室其皆為違天道膺天禍速殃戮當其身且及其後乎夫萇劉之為周豈其不蒙數世之利而乃謂壞不可支如周詩穆叔之言不終夕而知其非矣若宋張浚之謀國乎則雖强變天道驟用弱國專謀獨慮除怨報忿奉主之功而他有所不計者然亦規處失宜措施未當計畫不能兼攬才智有所不足豈可盡歸之天道而謂威

靈之不復振者數運屬然不可以力勝哉夫宋之讐金雖百敗百死而不可已者浚終始主於戰主於守主於恢復未嘗可以少竊旦夕安緩須臾死易慮而改圖壯哉其爲心與若其主之用之也又不可謂不專矣付之陝蜀驅三十萬而前似可乘金之隙者端玠不協驟戰而敗而宋之事去矣逮符離之失亡是又何寡謀哉李邵之才未足憑依而徒奪其邊邑何顧大計不爲萬全必取坐制扼吭深入中其要害之奇而輕率奔退使我重失氣傷沮山東之國忠義之士翻然無南向之思是又誰歸咎與其措置淮西也愎而不能延納猜以專禍

得如蕭張之籌帷幄乎故若浚者有其志無其度意有餘才不逮雖謂其輕用國家財貨爵賞似非拘牽之見而不能兼容博納采攬豪傑知人善聽徒急於成功而寡於智畧勇於犯難而疎於慮患忠不有其身固矣而不謂國之威靈衆之存亾繫於一戰胡再不謀以取敗遂使後以為鑒而終不敢進一寸以爭中原和議遂固不可拔者實謂浚巳不效於前也茍以曆運之興衰盡委之天則束手而待之可矣何以貴殉主安時拯危撥亂之才乎惟尚有待於匡濟旋運支其壞此所以深有責於浚而惜之也



盲表公墓其人不奇于曠而奇于莊不奇於無所不工而奇於多所不可讀書萬卷而軌轍不出周秦自謂得之

記

清舉樓記

予居循郭之西左控河渠諸川匯焉四方之所走集也右招西南山經帶絡繹有若圜衛然闢葺餘緒爲樓北址名之清舉以藏古圖籍且以遊目放志焉請之司勲大夫記其事又爲季朗諸君賦以張之於予樓侈矣顧予蚤馳騖俗間乾細業已舍去從當世名游公卿大夫則志慕榮進其顔色俟候時所向背邀次請謝與之上下且文法吏隨而裁其短長各以事中之安得肆吾意無所顧忌哉今返初服遵閭里求所游者欲相與恣睢

游道至此盡迺矣

歡笑俯仰傲睨自以爲得矣然已變化不可概務爲纖趣局促齪齪自喜謀權利結客任俠小者以文史玩弄啗天下喜遊子弟其獲十倍甚者盛推轂世之賢豪權行州域伉烈暴强猶復竊處士名傲然自負此其經營附託伭伭苦身殆有甚於貴請阿意竊富貴者卒之遭蘇俱敗顧得優游樂耶余自以不能於時蹣跚空虛又安能降心從俗無所擇也夫龍所以能神化不測者以無所憑藉也鳳所以稱於靈德者以不可馴畜也士所以輕千載而驕萬乘者以不嬰累於庸俗也假令爲雲雨必階而登天翔千仞而未忘晏夫梁藻士亦猶假豢

於卿相流連於舉任。是何以超遠絕詣。出則煇煌於帝
祉。處則沉冥夐眇。沒世不見而名稱無窮哉。故古人之
有陸沉於世混跡市人而屠釣雜處者雖不必匿身巖
藪而故寥寥與世絕況其自以不用於時退且塵滓貴
勢陵轢豪傑眇小才術蔑棄典文而邈徃千載雖脩希
世之觀遐久之業尚不足勸而更能復諭汚瀆之事聞
褻昵之詞沉諂諛之態納奇邪之人無愛違巳之性哉
是以寧孤立不交一人不營一務逍遥於樊圃之間而
志逸宇宙之外不越軒楹之內神棲風露之上羨門子
高之流日相與呼吸吐納御六氣之和服朝霞飛景意

不好怪不游不格生不游余游大成白雀冈断橋瓊臺双闕桃

睍湙瀛之表隨風往來使盧生輩亦且笑而不休其爲榮適恬暢怡快圖遺耳目忘心志泊然不知天地四方當斯時也何爍濕之能干暑寒之能入鄰於壙埌淪窈冥吾何以識其然哉故謂斯樓也雖在塵寰若縣圃增城之內登踐游眺若躡雲霧而笑語時出蕭寥間人之望此尚不知途之修遠曲直罔息意於藩墻之下矣

冬日登堯峯記

記云堯嶺者記堯時水所至也其高踰千仞蓋洪水汨原東南下卑其勢必滔墊古有所識也予嘗三至乃昭陽歲冬日自滬瀆水行二十里折從一小嶺曰夏輿進

岁府督捐件命從之而華八字合焦則終年篆書各為刊其川者也

而登逕石灰若刃蹻不能數十武即剟選足所任乃置如此百尋抵石横道若囷積出五尋薜被之其闕有樹榆緣橦上至其半蹶石齗復攬株枸足乃得駐若釋循坂則滑而墮傴僂若隔齸行僅進至巔復牽枳擇石罅徐下阽尤視升倍至稍夷草生茸茸坐而墜者再尋有磵從西南來巨石嶙㞋交積若水防之激勢雷轉而實枯涸磳離置又若累棋礫碎且剟不知其幾何時矣下視窅深上猶不見其極並礉碻躋蹻足曲踊隃磊隗又踦踽沙中屢歷乃絕磵去崖如覆鍾肎長不及圍下有隧倨句轉穿其篆闓石若旋蟲竇貫之不可圜之阻不無

蜎也入隙中若需俯視蒼黑黝不睹躡地無邦廣若布棧而密傳人乃舉足蹦前撲隧石猝不可踐旁忽決若口呿然得棧廣可尺如甽新伐轉從之且拒巖突掁不能直拓之危度股搖不禁矣歷棧可百武遂曠且夷如環滌容二轍少憩磐石望所涉迷不復辨本非行道強輿客進遇拾薪者恠何以達也已遵涂至巖曰斜坪石如板搆深壑平視準焉可十丈所前望則窪者為太湖擢者倚者偃者嶕嶢者為湖上諸山其在近則矗如帳列如牙節或伏而輿或拱而立其間巃嵸錯焉蓋踰險虒而得曠夷是遁甲開山圖所云沙土之塲雲陽之墟

可以長生可以隱居者非耶彼得至焉者神廩嵬悖兢敢覷視矣顧能廬是間哉又進崖巑嶸峍不崷崱而齟齬則甚般躄從其隅不百尋又得一坪曰少坪視斜坪加狹焉而高出之所見加之加闊顯湖始半出至是愈茫茫沉沉浩瀁矣或云是可以望月之出河圖緯象云邠之臨上為扶桑日所升宣陸之阻上為旲泉月所登於此夕焉山靜闃下視蕩蕩無止觀當有異特氣厲高嶸不任納其爽淒日昳之景亦且自快去之可二里所有臺岠空岋立至者必巨縻縋而升兢汲之哉時道茀未除跋履既竭與猶能一取焉上穹阪隃十尋坼裂如幅

於其坼中拾級上又轉而南至院周壘以石被其岨蜿蜒而長樹連抱者雲杪者拱者杙者樠液者中材者千章院傳自唐名免水近泉基得斷碣乃鐫蕭梁年及唐人詩夫隱燬雖在荒僻非有害於物於人無與也而菑仍焉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是非所及矣昔有軒清輝東之齋與西隱者猶之礫礒礧燼矣遺碣與衆草荒蘙沼曰碧玉則澄澄湛焉縱廣不足五尋中汚也如釜旁蓋如簦笠仰焉水涅之雖甚淺渴暵不涸樹冪焉窨若室宇瑤琨瑟以栗則玉之在璞矣井尤寒沁而其題以寶雲滐自宋泉可甲乙天下四壖以巨石淪之久不踣

節松偃蓋者失向所揩阬下石瓻紩波文若水浸漬痕焉礲入之豈琢磨爲崖厠陁陊蠣蝓雜羸蚌跡隱隱若洪水方溢岸翼之引可十尋是豈異說哉峰在阬左者妙高雲常衣之霽乃徹崖刻行者耳屬恐抵之仄相貫探前測後目上則與礴謀下則與隧謀餘二十丈許左入不數武有穴窈窈爾投以石鞫然下有穿人或從穿入內空巃多怪石穴穿不可達又旁穿詰屈出不復從故所下覘中如碨磕有聲前復磬折踰一竇石棧欹偏置之而裏則撥爾而觸置之而外則兀爾不安去之百武有巖深三筵而上穹然乳下垂若出其爪睅其目作

其鱗奮驟欲從風雨獲其緣纚覆者荔屬成羽薄汨越幽隩決蕩洸氣又舍而前則迴障鐵倚勢陵崇嵐墻纓帶之林蓊振蕩鍾畜豐植冬無散陽夏無爍炎樫柳松櫻生其陰麓嶢确則欝䕺萑芀櫍燎資焉五里達於涂山猶覆原上有峯上横置石支以三足如釜鬲去之者則石婦闘焉東嶺曰鴨蹠如令離綴之騠皆碎黝若墨鳥跡所不及也夫傳所稱高山廣川大藪也地道之徹於上民神之所依而生之良材者也其記堯水事誠誕則浣何以名且洪荒之跡湮不復睹巔咼以有蝸蜱穴焉是尤駭視者且山者徹也巖者嚴也氣嚴而徹是殆

又亦闕屢作水容〇不染僧嘗云濯布將入水時最注視一塔影其中晶瑩水道則燭之焰也

蒸化百物不可名狀者也余覩於天下茲山特小爾然於吳差顯莫壞東南震澤爲巨壑出其前光屑常陰陰震於怪物發之四望雲霧不知所自出憮然若與精氣接而山川者薄爲風雨矣

斵氷記

歲甲戌月之涂晴乃大寒北風扶搖陵震川陸氷澧澧寒涂自沍遂以達瀰望皆凝沍林木凄其色凜凜甃霿飈飈欲墮景候慘冽甚日曛霏霏薄之黔靄澹淡霨起相映發回中人瘆不勝禁予與二三子居陬室重衾自擁猶凓若露之冷析骨驚相謂頃歲來寒未有也乃余

顧瞿然喜自昔之從燕中役霄雪霑浥霏霏千里積至
牛目丘陵爲塒補鄧隨騰涌風橫挾之怒號天地若搖兀
者久不游今復睹此恍然懷往且方壯少精營盛冒犯
霎寒朝夜衢路騎行無蓄執策驅之耳不自覺今雖衰
苶何都無意氣學兒女子縮脚乃强命檝欲有所之犄
人諫不聽始自岸側鑿氷冲冲開不尋丈盍督之前霰
霰漸霆裂之聲硼硧磅硠若石礱斲之礫硌碎若玉礛
之磊砢磷磷薄流澌左右蕩激舟渾然進[illegible][illegible]若劃層
磥硊礨礧擊甚棘役者休勞之酒復行傷艤者觀者倚
艫欲並出者咸怪之謂何所急厲意不避横軼中流擢

雁蕩龍湫亦然

掎扶抵如掛赳迫切者成噪以助之勢揮蹸突擴（[illegible]）
赳波沸㠱而𧰲之礚礚然者巳而迫午霽和澤氣精（融）
液所殰破解散者所蹶跐副（晉逼）蹻（只絶）者所掌梧（吾哉）掁（丑善）
抓者則巳委積涯涘絫若雪綺矣數里間闢爲通道夫
或捧痛而謳或呼以作氣遂抵湖上乃策而登四顧飈
飀肅屑遠郊苦霧霾之若洶洶動雖肅厲而不爽徹孔
子云天寒吐珠於澤睹若湍湍不辨語所謂天白灝灝
寒凝凝者與剡石氣礬礬礇（側兩）擊與飀飀相雜面受之
如射沙石粟膚龜手不足言戰戰不可任語笑皆爲凍
咽竹樹飃飃柯葉盡霣望乃不蔽湖山遠來在前予雖

意蓋舒二三子無復色遽欲歸夫時者不可常即歲如此嚴亦幾何遇之景氣無論四時當其極豈不佳哉何以暄涼間也人養適過窽理皆踈顏澤不堅故不可犯霜露于四方之人也而久此悒悒豈能忘故時忽睹此遂動驅馳想彼北鄙寒絕手足皆瘃墮沉身沒命思策功名獨何壯與而于與二三子空老耳何益且古者夌人納氷陰室以贊陽氣故無氷則書以紀異東南地氣稍偏然累歲冬燠則藏乃不固今幸洛澤遂合歲其卑與玄冥者能專其令與子雖山澤逸安得時穰歲登乃能無他慮又因其寒暑之暇極意所之縱覽觀焉

老蒼一派
佳麗

而慨寓之矣

鄒氏之汪記

歲在玄黓之暢月余從徐叟將羣從及楊生黃生始自郊泛原防泝別澮以之邐入於郛之豬漸淫焉淹洄久之翔集於畿涂有言鄒氏之汪者往觀焉道隅阿進逝其陳則汪滙然色黝黑方盈畝又半之雜菊蕣華植其旁與叢杞蘞翳於畤卉木瘁凋紀候肅厲雩芳猶韡韡與飄飇爭寫氣益腴潤若無蕭瑟慘懍者夫菊著於月令載於禮曰后鞠衣鞠衣者黃衣也則菊惟黃爲當哉今衆色益備視他卉尤繁而品上下殊別種類滋多惟

後來者貴黃愈不足稱矣然水映之則津液滲漉故於汪最宜古記酈縣之甘谷予嘗至其地遺菊蘙矣謂能益人壽者以受三時之氣得其靈和自可爲奇藥又甘與苦異種苦者過寒甘則近溫其芳香嫗煦則視他草醇而不釀清而不醨若幽人之在空谷其峻潔高邈介特貞素亭亭意慮之表可謂標挺鬱絕貴令矣若霜霰被之葳甤蔓莚栗有嚴凝之色縹緲素柯菲菲茂榮則著節一何壯毅哉而容澤娩媚與西施毛嬙比艷共姿又豈焦然槁枯於林谿者乎余與數君子既託嗅味焉同其所之則慨嘆懊咿相厲切以廉直矯勁徜徉於山

藪曠寂無人之域而玆汪乃不遠於雉堞崇墉闤闠暇若在荒絶況菊卉之麗歲晚尤所嘅惜宜徘徊不能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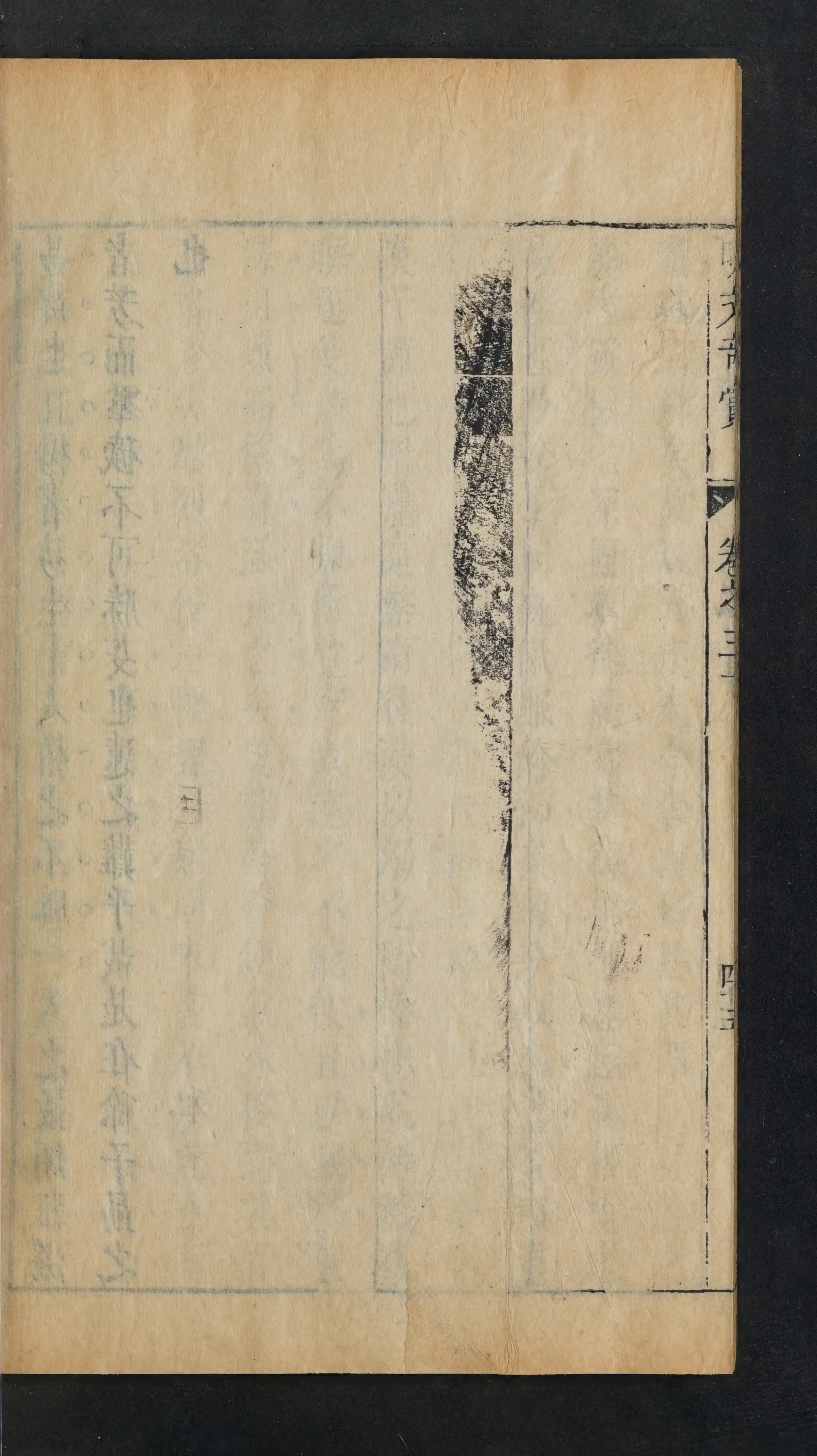
可以弔屈

遠菉堂記

夫芳奚貴哉君子信修以爲志俟千載於後者不可誣焉爾也曷不重貞尚哉靈均侘其潔若彼萃蕪穢於黨人若此欲使無蔓延焉又何怪於萌蘖之杜至於尋斧柯而不已則雖剪乂之其傷實多一或不勝時化之變易將於何不至哉是猶蒙其臭夯而浸淫之奚但芳不得薄寡之不勝衆從流之易於泝即有馨烈翳於溷濁

薰蕕何辨矣故風人疾夫今舍曰好惡其不同直置之奚害雖橘之深固難徙而當其爲枳也忽忘其移植之易性也乃徐子則旣佩服姱飾矣矧芳以爲堂名曰遠萊實遠哉圖夫讒邪之害正也將誰欲之以彼荏弱而莫予難也附麗寔繁有徒浸以溺之積榛枳我汚穢蔽晦遂使淆焉不知所覽察故遠之不能彼且以我爲藪澤沮壤而繁育滋長之矣萋菲蔚薈使氣味移焉其吉毒者沴害酷烈者侵逆性理若始固未嘗不以玩弄而忽之也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積時之後瀸瀸不除莽莽之謂何然射干類茳蘼蕪之似芎藭也是又非可

易辨也且楊者易生十人植之不勝一人之拔剔難滋者芳而羣穢不可勝芟也遠之難乎哉是在徐子勗之也



方學栭子之問而原本經術設注

規

規暴豪

古之爲豪暴侮凌弱小者皆巨室宗疆游俠私義有所好立然諾不侵死交負氣雖數抒當世罔然其潔廉誠直洵洵似君子即閭巷布衣而有共財同利害慷慨可稱者何今之爲豪皆齪齪不足數雖士人而有甚汚之行爲向者所笑唾弃之不顧者猶復傲然德色自以爲游得意無所推讓風之被使善家子或故吏失計隨輕黠少年不服工賈本業而相效爲美飲食鮮衣服樹朋黨比周恃其勇力標奪里中着爲亂採虎砍吏横鶩不

敢問始之猶可指名今隨處而有雖父兄之訓不可如何生則習見若事慕之以爲武健敢摯雄勇不畏而翻以敦厚服習爲性偏儒見此其爲害旣巳浸衍蔓滋連類蚍起雖欲理根掛枝搜剔疏治乃不勝株逮生之前者巳傳垂勃後者猶走死地如騖安得禁絶之杜其萌使無復哉然此非必惡安就危情與人異也殆教之不素乎爰規之曰昔俠之名雖不軌正而猶出於義遏逆亂之逞而徒以爲技始之士亦而好私讐蘊螎以厚其憤遂讟逐於衢途而勢激於所覘顛踣者巳踵接而繼者猶丗之若可嗜放誕不拘夫旣得肆傜之日偷於何

孤憤極矣今人開口輒言著述甚無謂也

能悉精悍強力適狠猜以與夫㬎㬎相率納罟網而又將以譙懟式克訓爾毋流湎之躭而驅之糜潰毋挺走於險而覆謂爲利惟剛制於所肆尚永載爾世惟克定爾志尚亦爾畀詁言之弗率余不知爾所洎

黜談

爰有鼓頰傖夫爾妍小子學未究於通方才未成乎一藝競煽澆浮豈類宛丘之蕩佃遊朝夕婆娑稷下之談嘯不逞之羣肆胷臆之見私爲標置擯相詆訶非子眞之懷古詎識人倫異郭象之懸河何能賞鑒加以不窺作者之門尚遠藩籬之下罔讀邯鄲之碑焉識顯陵之

字輒欲較彼短長議其工拙亂紫渝朱麥黃妬白瑕類流其口吻貝錦成於舌端或褒述過情寓抑揚于言外或詮流失矣託諷刺于辭間或籍彼文雄因其品目勢成挾主意在憑陵誇飾無當方從泉注抉摘同異亦巳蜎與致亮拔盛才翻爲塵點冲懷雅士徒遭毀敗斯元伯不甘于見夢許子因之而與聲者也復有聆緒言於座隅接清風於俄頃多其耳學謬稱暗解未弛負擔故爲宏論瑣茲賈豎特賜猖狂望餘暉而借光並順風而托勢亦借馳意惑目蕩心揺歆艷名華慕戀聲哲忘其駑下顛倒其間雖不足貽玷鈇於青蠅亦可爲笑資於

談苑也溺於風之相煽遂使黃口呱呱已濫觴于流俗番番小子厥匍匐而爭趨襁褓之內皆謂童烏巫史之兒悉稱幼達覩前人爲蹊逕翁空空而自喜附和之徒仰其鼻息待之舉火復爲之欺父兒而取憐瞽庸愚而騰價訛而益訛醨而復醨悲夫大雅以三讓始其風獨道隆其化言游誕其英華延陵表其廉退沈鑠斯盡陵遲逮今謂之何哉覆波方被而介人之操獨申嘖議繁興而在握之珍彌曜龍劑寡而奪衆薰貞行微而掩玄素詠嘆之作焉能翳彼幽音知樂之倫方復揚斯孤奏千載之寃尚申悲於王獨一時之論寧有恨於劉歆故

知懐絶俗之見者不旁探於衆謀守獨定之說者不遍諮於道路必若飛響迅發逸調間起排黃雲而儷曲度幽蘭以齊潔荆人見之而屢驚鄭客望焉而却走矣

言之漢一匹夫耳痛快極矣

說

爲英布答隨何

隨生以口舌名然所以說九江王者不知何以動之殆布故驪山徒無以折其辯故爲所紿耳

因代爲之答

英布曰先生幸教寡人甚善然先生爲漢王則可矣未達寡人之心也且寡人所以託國者豈獨爲楚強哉夫親裂地而定封者項王也視其狀弱而敢圖者市人之行也非南面而君國者所忍爲也重德楚而輕背之無故仗劍獨走漢雖漢王亦寧不虞其反覆乎且生謂項

王身親伐齊之勞寡人安臥淮南不助楚者又不然也生視齊寧足為楚患者寡人不幸有犬馬之疾即少發兵舉齊可萬全夫彭城之役項王未返寡人先期會戰漢王必舍輜重跳軀遁耳寧得壅睢水不流殲十萬衆於彭城下哉此寡人所以厚託楚也顧謂提空名生殆不知所以戰也又安能知楚漢之強弱乎漢以義帝歸罪於楚夫義帝楚之所立也豈有意廢之哉然而鏖鉅鹿入關中定天下者項王與諸將力也義帝所有者故地耳即不幸於楚何負且與彼置父祖上不顧者何如也漢王竭諸侯使從巳自強即無與楚遇遇即奔敗其

亡失生所知相拒滎陽成臯間尺寸不得進父子暴骸
中野丁男劣弱悉發尚不補卒乘鈌轉輸蜀漢之粟率
十鍾而致一關繞梁地楚輒覆破之閉壁不敢下一浹
以此爲漢强弱誰欺乎夫君之視父兄若漢王棄其父
若敝屣於義帝何有而爲之縞素惑諸侯且楚分王列
國與天下約已定而漢王無故敗約首舉兵攻奪諸侯
地苦天下以兵革不休生以爲人共患楚耶患漢耶生
謂非以淮南兵足亡楚則何煩千里來辱乃欲留項王
資漢取天下若失地則與生亡走漢復分以地而封耳
使寡人棄王者之顯號爲亡虜指已成之業復冀分於

漢誤矣夫亡之漢一匹夫耳漢何愛於一匹夫而王之假令聽先生之計於漢誠利矣亦危哉所以爲吾國社謀也況項王爲人義而慈仁得漢王家屬不加害善遇之漢王但中而多猜捐非其有以與人雖多不吝然可乘還奪之耳故爲先生釋主不若主而事項王并力令漢無東天下可以少安於先生何如

肖其變之
更似規之

雜文

讀李于鱗集

李生自謂命世才即子長不啻過之橫驅千古以崛勁自憙其文連類廣肆要不出左語國策太史書屬辭緝綴奇奧靡靡不絕敘一事數百言未究而其意不過爾斯則一語可了故爲棘澁岨峿然且使皆自己出何不可者必剿襲古語聯貫絡繹以攟摭矜衒爲累百篇如一機構或援左國以入於史牽經義以附于傳鎔鑄以巧冶若泯合無有纍兆者幾天工哉可以爲難矣而未可爲至也夫文者必引繩墨隨短長效之即左語即國策

即太史無不各自爲家譬美好者其骨法相近而精彩神色則不可同也御者執策雖同而輪轂馳驟豈必盡掩前跡哉今連類爲之固不可即可矣如牽附何孔子蓋述而不作然易詩書則犂然辨矣豈必混爲一塗哉至其所自爲者又奚必曰古語有之乎且李生自以無一語不範於鉶可也而無所取裁因其淵羕假其成器必將至襲累陳厭拾弃餘以爲新異即韓愈氏抑且不爲而能免於後來者誚乎使李生之才獨步意切劘之盡去其舊而新是圖刻除子史刊落傳記揞擊徃者不本事不援跡不宿構體不預設變有謂無謂有待無待

出意慮之外游湲溘之表奚啻李生不能哉顧使論者推高一代猶有軌鞅之疑奇氣軼發而當其無有則機用可窺也謂北地始闢草昧未窮情盡勢極潢瀁之觀闕中湔滌雕飾而傷直致率易無宏邃淵蔚之色且今使蒙莊削牘則必盡舍逍遥而博議子長當著記之任未必謂無世本國語遂絶簡不載筆也若之何謂神用而有所藉患雄才不能自恣也哉

未必溯繇世本國語之說而不筭也若之所謂神理
無窮推測續則慘盡含道迹而伸說乎其實若龍文徒
鬪中而孫勝餘而侈致辭以為公讜淵藏之色且今
明所寬也請兆遍若閻粤咪水精情書多極流則遂闘
推高手伐衛有戰撥之後方凱軋終而當其撫有如拔
出意標之外涉演盡之未象走人存之不能出而使論持

極古雅極鋪排

表

為蟹謝上表

臣蟹言伏見除書以臣爲長水將軍曹丘校尉行醴泉令醢如故臣聞命蹈蹐蹙頞知懼筐嚌祗辱緘口何辭念臣介族卑品么劣陋質劣慙蚌蛉之微瑣負蟰盧之譏輪蘭無壽安能磊砢蛣蝺徒爾豈曰閑藏是以轉側汙瀆分絕清塗縮朒泥沙託言獺殼不意過私猥加漸積漑其種類曲求滲漉含育逮茲顧外有水稜中殊混沌雖多聚積誠何氣味而得濫預八珍叨陪五鼎腹腴焉取骨鯁奚堪

方當湃以醐浡柔以稚糟儋調羨於辛櫺竊借箸於鹽豉眇斯蚔醯以間腳臚未忍腥蒞去同乙醜犨江瓏之房膏流食指蘙紫貝之胃飫厭車蝥銜澤及膚嗌愿滅頂固將腐爛為朝非復糜碎所答輒不勝戰栗蓳射蓋盤匜拜表以聞詔答曰卿著姓會稽策名游錯膳葦所便肥甘是悅故斯簡授以待和滋爾其折衝樽俎擁遝鼎鑊勿庸讓也

書

畢竟是秦人之骨只是多讀書精練格若功汜濫博綜求之幾矣先生

與季明書

與兄從事最久情無不相悉然僕多忽忘願請者數復不記憶去歲淮北遊時繫念況從此浩不可期中夜思之驚嘆不寐所共厲者文兄才雄偉衍麗非僕所望若其精理覈詣僕嘗得質疑焉不可一日離舍此遠去此私所悵怏慨慷不自適者也所欲有謁且摭一二夫經傳周秦間書此詮言之軌然意所向何古之法萌動於中茫昧未顯非所思存譬水之浸淫因導之流故辭假之手少復綜緝而已使坎未盈豈能強決意未畜手能

爲之辭乎故肆意而作緣手而奮者善文也規以揣裁合變赴會融絡構治連類錯繪者文之牽泥未光也所以力去陳襲刳削雕鑿必直致飈舉雲駭霆疾而含混悠遠英慨静摯未嘗有意而法度在焉若莊氏綜辭且無所謂而縱横數萬言無不粲亮瑩潔秦儀雖澤立談頃刻奇辨藻辭勁氣逸彩豈思構組撰哉皆自然得之故敏速合猝應機逢湧其斯之貴若其淹緩研唫采摭捘覆則雖肆麗而典帩越以論尚不足難而況彼拙解稱淡散亂拙弱若今之所爲者何算也且兄與僕力開新體首闢莽翳何有所藉寄假待而小人大言過不自

愧翻謂穿綴文謂多故實夫不能解而妄詆猶之可也謂之易而不爲抑何罔之甚哉且假能爲何不爲僕輩奇恣佚宕而乃守彼區區不足一笑而自謂能將誰欺哉故實者據事陳義固必及之初非藉此而工彼自不學而患其與僻財必如彼而後善歟僕往爲詩頗咨淳父未嘗忘彼小人者僕輩誨導之多矣毋操戈彎弓何鄙之甚兄自今冀共閟之勿輕語人也今天下半爲王氏學豈王氏才勝兄與僕哉故藉勢位耳兄邇者立致青雲駕說海內當復爲魏氏學不久矣魏氏學行亦何異僕哉竊所憤悒不平欲一洩胷抱以寄之無窮者不

惜重言之夫涉世取位隨時屈伸兄之篤密亦似太甚雖鑒僕疎誕遭尤招嫉是矣事有固然無足深慮機變權畧辨識籌計神鬼隱幽世豈有能出僕輩度内者哉然不能兼得斯亦非慮之所及矣侃侃正議莊色峻嚴敦重風望不少假狥彼終何所爲蝎螫哉得失有分非人能爲煦煦和謹徒使渫惡恣媛悔耳幸無爲鑒之過苟未然者願有所復無惜

係知名利心自有真氣類○悍到底不是尚許

書

擬謝交游書　　劉鳳

吾聞誠無不入義不自疑謂在委心當無復間乃今觀之事何大謬不然昔田光伏劍以成死士之氣侯嬴自刎以奉公子之事夫狥身何易知人何難藉令髮不揃於冠上眦不裂於璧下豈不終受嗤於燕魏哉今申以國士定以石交利微毫末釁成丘山是使輕生者銜悔而論交者泚顏也願君其熟察之昔戎夷如魯解衣而僵紀公善藝劍肉而泣是以華元不憾於御者司城舍慫於從亡知不可以隘已遂怒也故願君之毋忘後門

之不肖而先衛人之末行使羊斟子韋復有靦於千載吾聞摟里貿首公仲腐心事一至此私爲痛之願君之深討無自蔽焉語有之曰怨不在小惠不在大期於時與不時而已矣故越王憑軾而武士奮矜荊君拊循而三軍挾纊夫蟲象非作氣之資虛辭無禦寒之備也所以成霸越服强晉者義激於感憤利借於噓嫗也是以隻忻水斷蛟蜺而意折於要離田開力格虎兕而命殞於樽俎何則誠有以中之也昔茂去秦道遇蘇氏而三國迎之以上卿公叔爲將戰勝韓趙而君賜奐起田二十萬何則利謂有所不可忘功謂有所不可居二子誠

明於計寄於事豈背利而飾讓哉故同利者爭而分功者在後也同美者嫉而後來者居上也昔召忽任子以閫難鮑叔奉令而出傅夷吾重生以全國此三人者猶鼎足之並立懷霸王之明畧信執巳之獨道故異行而相濟也是以成安君身刺於泜水之上孫臏名顯於走魏之師彼其初私相慕以死因嫌妬之跡重構夷之禍雖携手而游不旋踵而敗故東郭一言而西門忘其榮辱干木偃蹇而繆侯締以素交此其人者豈以名位爲軒輊富厚爲媒梯而相與乎尋丈之間哉閣廓深遠邈然自得志意之孚不見其際夫何有於讒慝之人哉故

賢者潔行以振疑智者究理而長慮昔申胥流惑於宰嚭子產不全於鄧析夫處二子之間異者不得而強同危者不得而苟免何則心怵於兩端而勢迫於侵殆也蘇秦將合從於六國召張儀而激之使西入秦甘氏將收地於宜陽使向壽而返之使重要其主此挾傾狡之變慮困間以執讒口由置構之爭事而固結以強主心卒之形反而勢禁萌寢而患銷故智執者相示以邑李子之使張儀所以侮而易之是矣交疎者明誓以信其茂之於息壤所以無攻其後是矣今夫二子之明而卑反覆之計恐開塞之途未容濡足決躊之恥禍理屬然

豈及其身而能止之哉是以君子敦道後黃歎之聽而不悅瞿氏之賓申如蘭之契收比德之好不貽玷於充詘何則爲益無厭也夫甯戚嚘喈爲仲甫之舌鄭僑一言而見然明之心何則匡政平俗小稱而遠謀同底於濟不可以諛行合也至夫佞巧凌辭駕說以游而不相見情便辟謹婑怯疑並騖以逞其捷衛傾而氣制自以爲辨智徵才滑稽無戾是以陽虎樹人於魯亡未出境而襲逐拘執之矣董叔繫援於范氏求以自託而紡於庭槐令之爲交誠能破胸臆出腸腎厲苦口進逆耳效懇款抒切直終與之竭盡無憂於情則左桃可使餓死

而不辭荀伯可使觸刄而無悔何況作色於簞食之微睚眦於盃酒之間乎然則虞卿捐印於魏齊祁奚無德於叔向又何足爲道哉且吾聞士不虛附名不虛立譊然其曰櫝鼠璞以十襲混魚目於照乘莫不望而珥之者何則鮫人恥而周客走也首山之銅若耶之錫而爲萬世寶者以陶冶礱錯而出其精光也故士屈於不知巳而伸於知巳者妄意希冀則燕石珷玞秖開罪於子春俯就鎔範則朽秘腐榔風胡薛燭方接踵而翺翔耳今夫閭巷之雄布衣之傑挾王公之權怙青雲之勢仇景雲叔佗羽公子賓客從横遊揚爲譽人慕其聲轉相

傾動是使恬退揖讓之士不得雍容高步雖欲責善忠告必將效拉脅折齒于范雎說難孤憤於韓子而未有能廻視改聽革心易慮者矣是以君子盛飾潔廉獨出於名譽之外而不牽於流俗之蕪穢以自疏濯乎溷淖之中故追窮而相拯恤無社號呼於叔展患害而重除慾楚子劍及於窒皇許人而不訖於戚解揚死言於無貰居平頋以庇私范宣朝夕於營譆臨利而能推引文子不奸位而受名相先以含垢則疾驅而分謗桓子雖閔而不疾則指摳泯乎憾季孫故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何則以其思游於霄霓之野而并包於區域之

外獨開曠蕩之觀也今壅優愛孺子之見沉容悅側媚之習居同閈而猶踞覗長者易嚴重而驕色使貞介之士與柔佞比肩此原憲所以謝於端木子方所以肆於魏擊寧忿於世而孤游也吾鬪疾於利者毀其信傷於行者危其身公孫不謀於同乘而師以敵撓燕人涕泣于丘隴而言以譎效子木背信於齊盟而躬以逢殆駟帶無質於要誓而世以不逮今使篤道履素之士捨其馨烈之性甘於腥腐之逐瞑瞀於勢貴誘奪於名途顛歷望拜以爭鼠肝蟲臂之獲而自伏於糞壤之下則士有髮剃巾幗婦飾而逃焉耳安有張目出氣而猶強顏

對朋友者哉

